



READERS

读者®

雪

印象邓丽君

钱多也头疼

哪怕只增1%的税



2013-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40期
四月上



你激起的水花 可以掀动世界

● [美] 杰米·萨姆斯 ● 吕广英 编译

在我7岁的时候，我的切罗基族爷爷带我去一个钓鱼点钓鱼。

爷爷叫我往平静的池塘里扔一块石头，问我：“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一朵水花。”我回答。

“你还看到什么别的了？”爷爷问。

“还有，水面上泛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我说。

爷爷点了点头，对我说：“每一个人都要对他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的水花负责，这水花会激起许多圈波纹，产生连锁反应。”

我坐在岸边，静静地凝望微波荡漾的水面。这时，爷爷叫我注意看我们的脚下：“你看，被那石头激起的波纹正在拍打你的脚，这说明，它已经找到了回到你身边的路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当心自己在世界上激起的各种水花，因为，由你造成的波纹总是会返回到你自身。如果那水花有危害、能引起伤痛，我们将不欢迎它回来；但是，如果它由美好的言行造成，我们将很高兴看到它回家。”

（余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11月16日）

卷首语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高翔飞

编辑 黎迦禾 李秀娟

韩维善 刘学成

美术编辑 刘全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0931)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赟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 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 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伟 (0931) 8773245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773070

编辑 叶丽琼 8773352

编辑 白瑞峰 8773350

编辑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7期 (总第540期)

文苑

【卷首语】 1 你激起的水花可以掀动世界 杰米·萨姆斯

【文苑】 4 雷 蒋 勋

10 你可能误解乡愁 王鼎钧

11 诗三首 罗伯特·弗罗斯特

16 土 权 蓉

41 风景不转心境转 林 夕

54 二月兰 季羡林

61 昼夜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62 相亲 王 朔

【书林一叶】 31 车还能这么开 彼得·海斯勒

【原创精品】 42 蝴蝶梦，玻璃心 梁阁亭

人物

【人 物】 26 印象邓丽君 林青霞

【名人轶事】 15 名人轶事 纪陶然

【回 忆】 24 幼学纪事 于是之

社会

【杂谈随感】 6 对待知识的态度 王小波

25 无从选择的选择 路文彬

38 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何飞鹏

【话 题】 28 要GDP，还是要命 张福心

【社会之窗】 36 钱多也头疼 南 男

52 航班延误也有受益者 王 臣

58 救助 孙春龙

人生

【人 世 间】 12 生命不能承受的呼吸之重 秦珍子

40 黑暗里的生命之光 罗 伟

【人生之旅】 15 磨砺 冯 仑

39 超越死亡 蔡 澜

【婚姻家庭】 33 白鲸一样的女人 李浅予

44 被检阅的爱 W小姐

【两代之间】 8 我亲爱的文艺老青年 思 雅

22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 李承鹏

[[读者·2013·7]]



青版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欢的杂志

目 录 四月上

生活		
【心理人生】	18 那些无从揣测的恶意	章锦文
【经营之道】	56 神奇的“九毛九”	威廉·庞德斯特
【生活之友】	32 你和老板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曹轶华
文明		
【在海外】	60 哪怕只增1%的税	刘瑜
【知识】	57 关于睡个好觉的对与错	刘庆书
【趣味科学】	50 谁能千杯不醉	薄三郎
【历史一页】	46 王莽的棋局	波音
【史海拾贝】	20 50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唐宝民
	48 妙对	阎崇年
悦读		
【言论】	21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点滴		
【意林】	49 5个铃铛	安东尼·德·梅勒
	49 后悔得要死	贺雄飞
	49 松鼠和狼	李冬梅
【点滴】	7 等	亦舒
	17 藏住心的买卖	马未都
	27 答案是多少	董宜萍
	32 笼络	张鸣
	37 作家	芮成钢
	43 你也许并不认识你自己	扎西拉姆·多多
	45 心灵咒语	尼采
	51 港人晒衣	张晓风
	53 语丝	王尔德
	59 碎片	韩寒
	64 新词汇	
互动		
【互动】	64 微博互动	
艺术		
【封面】	忆(绘画作品)	Ian Davie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 KTDZB 到 10658080
或 <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a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l.com.cn/paps/vuel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 dub 到 10659000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雪

◎ 蒋勋

● 蒋勋



雪落下来了，纷纷乱乱，错错落落，好像暮春时分漫天飞舞的花瓣，非常轻，一点点风，就随着飞扬回旋，在空中聚散离合。

每年冬天都来V城看母亲，却从没遇到这么大的雪。

在南方亚热带的岛屿长大的我，生活里完全没有见过雪。小时候喜欢搜集西洋圣诞节的卡片，上面常有白皑皑的雪景。一群鹿拉着雪橇，在雪地上奔跑。精致一点的，甚至在卡片上洒了一层玻璃细粉，晶莹闪烁，更增加了我对美丽雪景的幻想。

母亲是地道的北方人，在寒冷的北方住了半辈子。和她

提起雪景，她却并没有很好的评价。她拉起裤管，指着小腿近足踝处一个小铜钱般的疤，对我说：“这就是小时候生冻疮留下的。雪里走路，可不好受。”

中学时为了看雪，我参加了合欢山的滑雪冬训活动。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各种滑雪技巧都学了，可是等不到雪。别说是雪，连霜都没有，每天艳阳高照。我们就穿着雪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滑来滑去，摆出各种滑雪的姿势。

大学时，有一年冬天，北方的冷空气来了，气温陡降。新闻报道台北近郊竹子湖附近的山上飘雪。那天教秦汉史的

傅老师，也是北方人，谈起了雪，大概勾起了他的乡愁吧，便怂恿大伙儿一起上山赏雪。学生当然雀跃响应，于是便停了一课，师生步行上山去寻雪。

还没到竹子湖，半山腰上，四面八方都是人，山路早已拥塞不通。一堆堆的游客，戴着毡帽，围了围巾，穿起羽绒衣，彼此笑闹推挤，比台北市中心还热闹嘈杂，好像过年一样。

天上灰云密布，有点要降雪的样子。再往山上走，山风很大，呼啸着，但仍看不见雪。偶然飘下来一点像精制盐一样的细粉，大家就伸手去

接，惊叫欢呼：“雪！雪！”赶紧把手伸给别人看，但是凑到眼前，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想到真正的雪是这样下的。一连下了几个小时不停，像撕碎的鹅毛，像扯散的棉絮，像久远梦里的一次落花，无边无际，无休无止。这样富丽繁华，又这样朴素沉静。

母亲因患糖尿病，一星期洗3次肾。我去V城看她的次数也愈来愈多。洗肾回来，睡了一觉，不知被什么惊醒，母亲有些怀疑地问我：“下雪了吗？”

我说：“是。”

扶她从床上坐起，我问她：“要看吗？”

她点点头。

母亲的头发全灰白了，剪得很短，干干地贴在头上，像一蓬沾了雪的枯草。

我扶她坐上轮椅，替她围了条毯子。把轮椅推到客厅的窗前，拉开窗帘，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刹那，树枝上、草地上、屋顶上，都积了厚厚的雪。只有马路上的雪，被车子轧过，印下黑黑的车辙，其他的地方都成白色。很纯粹洁净的白。雪使一切复杂的物象统一在单纯的白色里。

地上的雪积厚了，行人走路都特别小心。一个人独自一路走来，路上就留着长长的脚印，渐行渐远。

雪继续下，脚印慢慢被新雪覆盖，什么也看不出了。只有我一直凝视，知道曾经有人

走过。

“好看吗？”

我靠在轮椅旁，指给母亲看繁花一样的雪漫天飞扬。

母亲没有回答。她睡着了。她的头低垂到胸前，裹在厚厚的红色毛毯里，看起来像沉湎在童年的梦里。

没有什么能吵醒她，没有什么能惊扰她，她好像一心在听自己故乡落雪的声音。

有一群海鸥和乌鸦咕噪着，为了争食被车轧过的雪地上的鼠尸，扑扇着翅膀，一面锐声厉叫，一面乘隙叼食地上的尸肉。雪，沉静在地面上的雪，被它们扑扇着的翅膀惊动，飞扬起来。雪这么轻，一点点风，一点点不安骚动，就纷乱了起来。

“啊……”

母亲在睡梦中长长叹了一口气。她的额头、眉眼四周、嘴角、两颊、下巴、颈项各处，都是皱纹，像雪地上的辙痕，一道一道，一条一条，许多被惊扰的痕迹。

大雪持续了一整天。地上的雪堆得有半尺高了。小树从的顶端也顶着一堆雪，像蘑菇的帽子。

被车轮轧过的雪结了冰，路上很滑，开车的人很小心，车子无声滑过。白色的雪掺杂着黑色的泥，也不再纯白洁净了，看起来有一点邋遢。路上的行人怕摔跤，走路也特别谨慎，每一步都踏得稳重。

入夜以后，雪还在落，我扶母亲上床睡了。临睡前她叮

咛我：“床头留一盏灯，不要关。”

我独自靠在窗边看雪。客厅的灯都熄了，只有母亲卧室床头一点幽微遥远的光，反映在玻璃上。室外因此显得很亮，白花花、澄净的雪，好像明亮的月光。

没有想到在下雪的夜晚户外是这么明亮的。看起来像宋人画的雪景。宋人画雪不常用铅白、铅粉这些颜料，只是把背景用墨衬黑，一层层渲染，留出山头的白、树梢的白，甚至花蕾上的白。

白，到了是空白。白，就仿佛不再是色彩，不再是实体的存在。白，变成一种心境，一种看尽繁华之后生命终极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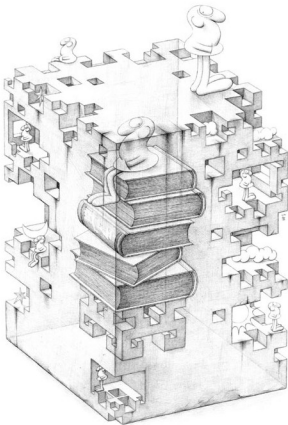
唐人张若虚，看江水，看月光，看空中飞霜飘落，看沙渚上的鸥鸟，看到最后，都只是白，都只是空白。他说：“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白，是看不见的，只能是一种领悟。

远处街角有一盏路灯，照着雪花飞扬，像舞台上特别打的灯光。雪在光里迷离纷飞，像清明时节山间祭拜亲人烧剩的纸灰，纷纷扬扬；又像千万只刚刚孵化的白蝴蝶，漫天飞舞。

远远听到母亲熟睡时缓慢悠长的鼻息，像一片一片雪花，轻轻沉落到地上。

（岩 岸摘自《讲义》2013年第2期，李 晨图）



对待知识的态度

● 王小波

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有什么知识，就被当做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插队的生活很艰苦，白天要下地干活，天黑以后，“插友”要玩，打扑克，下象棋。我当然都参加——这些事你若不参加，就会被看做怪人。玩到夜里十二点，别人都累了，睡了，我还不睡，还要看一会儿书，有时还要做几道几何题。假如同屋的人反对我点灯，我就到外面去看书。我插队的地方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海拔2400米。夜里月亮像个大银盆一样耀眼，在月光下完全可以看书——当然，看久了眼睛有点发花——时隔20多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是如何“自幼有志于学”。现在的高中生为了考大学，一样也在“熬灯头”，甚至比我当年熬得还要苦。我举自己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是多么诱人。当年文化知识不能成为饭碗，也不能夸耀于人，但有一些青年对它还是有兴趣，这说明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文史知识的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现在以至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个例子。

在欧洲的内卡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河的一岸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另一岸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的废墟，墙壁上还有炸药炸开的大窟窿。照我这样说很没劲，但你若去问一个海德堡人，他就会告诉你200年前法国大军来进攻这座城堡的情景：法军的掷弹兵如何攻下了外层工事，工兵又是怎样开始爆破——在这片山坡上，何处是炮阵地，何处是指挥所，何处储粮，何处屯兵。这个200年前的古战场依然保持着旧貌，似乎依旧硝烟弥漫——有文化的海德堡人绝不只是活在现代，而是还活在几百年的历史里。

与此相仿，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能指着它告诉你：“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廊坊，直逼北京城下。当时城里朝野陷于权力斗争之中，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守……此时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命令，挺身而出，率锐锐营‘霆字队’的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城下，前后有一个多时辰。”此人是一个英雄。像这

等

●亦舒

最可怕的感觉，或许是等等等。

等长大，等成名，等放榜。

等来电，等来信，更不用说，等那个回头。

人一生中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在等的上头，而生命，偏偏又由宝贵的时间组成，等的感觉是这般难受。于是，一些聪明人宁可他负人，不可人负他，绝不心急，永远姗姗来迟，让人等他。

等是一种渺茫的感觉，全然被动，独个儿沉默地忍

耐，地老天荒，到头来究竟有什么报酬，等与被等之人，都不甚了了。

有时等得太久，不得不继续等下去。

因已投资太多，不等到底的话，牺牲更大。



等错了的概率是很大的，颇冒险，排队轮候往往显出一个人的运气。

有时，排哪一队，便是该长龙最慢。

假使不等，更是一片希望也没有，需要很决绝的性格才做得出来。

所以讲，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再等待，把命运重新掌握，要干什么立刻动手。

推开门，呼吸新空气。



（蔡 慧摘自新世界出版社《情未了》一书）

样的英雄，正史上从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看到的。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的八国联军军官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的山脊。”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历史，它可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其实我更该谈谈科学，说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未来。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但我恐怕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止。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

种境界，无知的人不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大概是因为我曾独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法的长夜，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当然，我的这些说明也未必能服人。反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我就愿意得些能见得到的好处！有用的我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何？假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被说服。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天河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沉默的大多数》一书，刘 宏图）

我亲爱的文艺老青年

● 恩 雅

推开病房的门之前，我在医院的楼下徘徊了一刻钟。

6月的树荫下，阳光斑驳，我用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的虎口，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再把它吐在阳光里，转身，推门。那天去看她的人很多，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但是从我进房门的第一秒开始，她的目光就一直粘在我身上。我看了她一眼，然后挤出门去，在洗手间里，又一次花了极大的力气，把无尽的痛压了下去。

后来，我想了一下，在她治疗乳腺癌的大半年中，我从未在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我在她许久没有更新的微博上写道：“妈妈，我相信所有的不幸都是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能破土成芽。”

我跟他们分开得很早。

十三四岁时，老爹率先离家，腿脚利索地一路跑啊跑，跑到珠三角折腾去了。老爹还是小爹时，在很小的屋子里像个野心家一样雄心勃勃地规划他的未来。结果她成了最早一批留守女士中的一员，装装灯泡，扛扛煤气，打打小孩，活成了半个爷们儿。我始终记得，他每个月月底要坐很久的火车回来。车常常晚点，很晚了，我起来尿尿，看见她

坐在黑夜中的餐厅里，月光倾泻进来，她的嘴角带着笑。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惊悚，但那时，作为一个怀春少女半成品，我成熟地想她应该是极其爱他的，她看我的眼神，就从来没有那么温柔过。

高考那年，她比我紧张得多。录取通知书出来前，她像个暴躁的知了一样呱呱啦啦说不

不停，电话一通暴打，关系一阵乱找。挨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她拖出来两个箱子：“走，去广州找你爹庆祝去。”

我读大学后她就追随老爹而去了，赖在珠三角不怎么回来，回来也是一个月一次。

二

据说老爹年轻时，是个青年才俊，身形挺拔，浓眉小眼。而她长得不算很美，不过根正苗红，三代贫农，我外公早些年还给游击队擦过枪。



他们走到了一起。但见人面白头到老，不见世上恩爱如初。后来，青年才俊成了中年才俊，她有了不安全感，而他们的小孩，也就是本人，成了她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重要砝码，也因此她对我的生活极为关注。

吃得少，她难过了，说我面有菜色；吃得多，她又难过，认为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个女胖子，没有人要。

不打扮，头发跟鸡窝一样就出门了，她说我邋遢；爱打扮了，穿超短裙，她说这怎么像话？

在我出嫁的前一夜，我弱弱地、充满情绪地去了他们的房间。她坐在书桌前，一只手托着脑袋，一只手抓着我的手，目光里是无尽的话，最后她就讲了一句：“仔呀，往后的日子要记住退、退、退，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老爹在3米外的床上，黑暗中翻了一个贼亮的白眼，若一道星光。

在他们漫长的婚姻里，她就是那个永远在隐忍的人，带着某种柔软的坚持，挨过最好最坏的年华。她似乎是不会哭的，我极少见她哭，再不堪的时候，她只是咬咬下嘴唇，手轻轻地抖动一下。她这个样子，在她与同事有纠纷时我见过，在她与亲戚抗争时我见过，在她跟老爹决战时我见过，在她拿着我的成绩单时我见过。后来，天各一方，隔着万水千山，见得少了，但是每每打电话时讲到并不好的事

情，我总是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细微的抖动。这让我想伸出手去，在空气中摸一下她渐渐花白的头发。

三

6月早些时日，我所在的城市下了一场初夏的雨。

我接到了老爹的电话，他说：“有一个并不太好的消息，你妈确认得乳腺癌了。”我在楼下的花园，坐在一条湿润的木质凳子上，想起很多和她有关的事情。

她喜欢吃寿司，她问我：“为啥寿司不涨价，米一直在涨价啊？”

她喜欢穿某大牌衣服，又舍不得买，常常借小姨的原版去裁缝那里做个“山寨”版的，在镜子前尖叫：“划算吧，划算吧！”

她喜欢旅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她会在一些景点说出很惊人的话，比如在苏州，她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楼台烟雨。”

她用QQ，写博客，开微博，她说自己是珠三角地区最赶潮流的文艺老青年……

在路上，我排练过许多种见到她时要讲的话、要摆的造型。后来我才知道，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真实的我呀！真实的我是另外一个她，决绝隐忍，一言不发。在岁月里，原来我一直在学习她的造型，用力快活，用心寂寞。

她坐在病床上，周围有許多人，讲着许多安慰的话。我

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床的对面，我们的眼神在空气里交会了10多秒钟，深深浅浅的沉默。我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我在这里。

四

她恢复得很快。从夏天到冬天的半年，我每个月都要到她所在的城市，去看她。

每一次，她都比上一次好一些。虽然看起来，她的容颜、她的身体变得破败不堪，但是我知道，她在用更强大的方式修补坏掉的生命。

做化疗，起了很多水泡，我问她：“痒吗？”她说：“见到你就不痒了。”

我求医问药，找了许多手术后食补的方子，20多种食材一大堆。有一个晚上，我独自拿着一杆小小的秤，坐在木质地板上，一样一样地称，一件一件地配着。我想着在我们所共有的时光里，她的眼睛和她的脸，很小的泪珠一滴滴掉在食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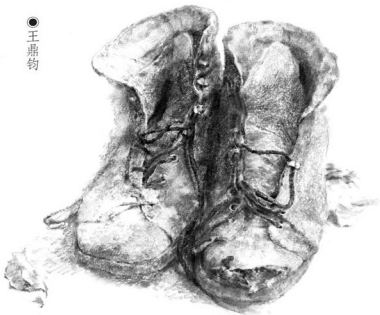
开春的时候，她顶着定制的假发回到自己的事业中，恢复了女白领、女领导的“嘴脸”。180天，接受14次化疗，如今“王者归来”，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呢？

只听过这世上男女情定三世，未见过人间母女签约来生。

妈妈，来生，愿我们遇见的时间更长。 ◆

（望风情摘自《现代妇女·爱尚》2013年第1期，张弘图）

● 王鼎钧



你可能误解乡愁

算命的先生说，我的八字是“伤官格”，不守祖业。他说的“不守祖业”有两个解释，一是败家，一是漂流。我家毁于两次战争，无家可败，只剩下漂流这一个选项了。

流亡是一种首尾不相顾的生活，像一条线。在我生长的这个社会里，线缠成球，后来这个球散开了，这根线弯弯曲曲拉长了。于是“丁公化鹤，王子求仙”这样的故事就产生了，甚至“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这根线最后也许能像马蹄铁，两端遥遥相望，可是再也无法连接起来。

流亡也有它的哲学。哲学解释生存，流亡既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需要解释，有需要就有发明。流亡也有它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在历史中，每个人都只是一枚随波的落叶”，没错，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原乡、异乡，都是为叙述方便而设的名相。

“是否是一种悲凉？”是的，如果你在作诗。

“叶落了还无法归根”，这是常态。你观察过没有，一棵树，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落叶粘在根部的泥土里。你观察过没有，树根能杀死杂草，裸露一小圈土壤，吸收水分，就是这一小块圆形的湿地粘住了一些落叶，让落叶化为春泥。

“故乡”这个词对您意味着什么？我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如果见过中国人的家谱，你可以发现家谱就是家族的流浪史。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东来说”“西来说”，都说明曾辗转迁徙。你可以说，人类根本没有家，自从亚当夏娃失去乐园，人类都在地上漂流。你也可以说，天空是一个大屋顶，人从这间房子到那间房子，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可谁也没离开这个大家庭。

这里有一个南美洲来的人，他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相信他的祖先从蒙古迁到阿拉斯加，生儿育女，某一代迁到北美腹地，某一代迁到南美，经过与异族通婚生下他这样棕色皮肤的子孙，他又移民回到美国，现在他的孩子到荷兰去发展，可能在那里永久定居。“处处非家处处家”，可以说很凄凉；“大丈夫四海为家”，也可以说豪迈壮烈。这就是哲学问题，流浪的人会选择自己的哲学。

那么，乡愁？是的，乡愁。我觉得很多人误解了这个名词。当初，青年人接受了巴金和易卜生的暗示，奋勇出走，本来义无反顾。后来反省了，怀乡是反省的一种方式，对当初鲁莽的论断、轻率的决绝、盲目的追逐，隐隐有忏悔之意。许多美好的东西流失了，此情可待成追忆，他用“故乡”当做符号来代表。

怀乡，温柔而有韵味，这

诗三首

● [美] 罗伯特·弗罗斯特

◎ 李 晖译



春日的新禧

哦，请赐予我们今日花丛中的欢愉，
且使我们不去为不确定的结果
做太深远的思虑；仅让我们在此
在一年里欣欣向荣的春季。

哦，请赐予我们在白色果园的快乐，
如白日的虚无，夜间的灵异；
并使我们幸福于蜜蜂的幸福，
当庞大的蜂群围绕完美的树枝。

而且，请赐予我们飞鸟的畅意，
听它骤然间飞上一群蜜蜂，
流星般以它细利的尖喙，插入
且距离一只花朵，静止在半空。

因为这就是爱，此外都不是，

对爱来说，它是为供奉给头顶的上帝
以抵达他想要的深远目的，
但它唯一所需，是我们自身所实现的。

蓝蝴蝶

这是春天里蓝蝴蝶的时节，
这些天空的碎片上下翻飞，忙忙碌碌
它们翅膀上纯粹的蓝色，胜于
白天花朵的艳丽，可是它们太仓促了。

这些会飞的花儿，几乎就要唱歌了。
现在，它们安然经历过情欲
径自在风中叠合，附着，
在那里，车轮刚切过四月的泥泞。

现在，关了窗吧

现在，关上窗户，让田野寂静；
如果必须，让那些树轻轻摇晃；
现在没有鸟儿在唱歌，要是有，
那是我没听到。

泥泞重来之前还有一阵子，
第一声鸟叫之前还有一阵子；
那么，关了窗吧，不要去听风，
看风搅动一切。

（叶迎春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是人性的觉醒，文学的伏脉。无可避免，他美化故乡，如此一消胸中块垒。人情之常：“同样一个城市，住得愈熟，愈觉得小。同样一条路，走得愈熟，愈觉得短。同样一本书，读得愈熟，愈觉得薄。同样一项技巧，使用得愈熟，愈觉得容易。”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地方，隔得越久，越远，越觉得可爱。

请恕直言，非常遗憾，有

人把乡愁当做我们的弱点。游子还乡，乍见亲人，互相拥抱痛哭，上了电视镜头，街谈巷议，都说这人在外面落魄了，如果混得好，何致如此伤心？富贵还乡，哪一个不是高视阔步？同胞，我朝思暮想的同胞，怎么会有这种看法？我们中间到底隔着什么，彼此相视有如异类？

今日何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

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陈福国摘自《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22日，王青图）



付敏足长期为儿子捏呼吸球，双手长满老茧，关节已经变形（王定昶摄）

生命不能承受的呼吸之重

●秦珍子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呼吸机：一头锁住了父母的双手，一头拴住了儿子的生命。

“噗、呃、噗、呃……”这是儿子付学朋不同于常人的呼吸声。在一间昏暗的木屋，这个30岁的男人躺在床上。由于高位截瘫，他肩膀以下的身体无法动弹，连自主呼吸都无法完成。

用力、松手、再用力——这是父母不停重复的动作。母亲王兰芹盘腿坐在床头，用手挤压着一只透明的塑胶球。“噗”的一声，塑胶球里的空气通过导管，流入付学朋被切开的气管中，进入他的肺部，再“呃”的一

声被呼出来。

这个价值500元的简易呼吸球，是从医院里买来的紧急救护用品。在儿子瘫痪的5年里，王兰芹和丈夫付敏足就这样反复捏着。按照正常人的呼吸节奏，每分钟挤压呼吸球十七八次，1小时是1000多次，1天是两万多次。

这对父母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手捏的，是儿子的每一次喘息。

这个呼吸球是由塑胶材料制成的椭圆形球体，有两个拳头大小，一头连着导管，按压能使球体吸入空气，再通过导管送出。

它虽然简陋，但使用起来很有讲究。父亲付敏足说：“不能捏快了，（不然）儿子会呛着，也不能捏慢了，（不然）儿子会憋着。”有时付学朋稍微挪动身体，导管就会从喉部的瘘孔中滑出，他马上就会窒息，脸色开始发紫。

早上7点刚过，王兰芹端着一碗大米粥走进屋。屋里除了两张床，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屋子中央的大床上睡着儿子，旁边的小床是王兰芹和丈夫的。她走到儿子的床前，一勺勺舀起粥来，伴着腌渍雪里红，小心翼翼地喂到他嘴里。

床的另一侧，65岁的付敏足缓慢而又有力地捏着呼吸球。由于使用太过频繁，这个球旧得有点不像样，破损的气囊用胶布粘补起来。在此之前，已经有6个呼吸球被用坏。

“噗、呃。”付学朋吃完饭，看向父亲，用低微而缓慢的声音说：“电视。”

这几乎是他获知外界信息的唯一方式。小伙子喜欢看新闻频道，理由是“只有这个，新鲜”。父亲一手握着呼吸球，一手摸出遥控器，搁在床前立柜上的17英寸彩电开始泛出荧光。

7年前，付学朋的世界远不止一张床、一间老屋和一台旧电视。那时，23岁的付学朋是一家汽车4S店的喷漆工。由于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他很快成为最年轻的“老师傅”，月薪有五六千元。这个孝顺的儿子还会把年终奖奖金全部交给父母。

“喜欢，乱逛。”付学朋一句一顿地回忆往事，“脚，闲不住。”

两个女儿相继成家，小儿子也有了好工作，

半辈子种田、做苦工的付敏足夫妇憧憬着未来，直到遭遇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2006年3月18日晚上8点左右，付学朋开车载着同事回宿舍，被一辆轿车撞倒。几天后，他在台州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高位截瘫，且不能自主呼吸”。

付学朋在重症监护室一住就是两年。其间，付敏足和王兰芹住在家属休息室，白天把铺盖藏进柜子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椅子上，勉强对付一夜。王兰芹甚至把电饭煲也搬到了医院，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煮一顿饭。

夫妻俩日夜坚守为的只是每天能见儿子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就这样还得轮流，”大女儿付壮萍说，“只允许进去一个人。”

由于没有找到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交警队无法查明到底谁闯了红灯，责任也无法认定。2009年，当地法院最终判决付学朋和轿车司机平均分担过错责任，付学朋获赔48万多元。

但付家早已被榨干了。家里的农田无暇耕种，父亲也不再外出打工。夫妻俩靠借债和每月100多元的低保过活。2008年4月，他们背着几十万元的债，不得不让儿子出院。

儿子的“呼吸”是一家人倾家荡产也要换来的“奢侈品”。瘫痪最初两年，付学朋偶尔还能支撑半小时的自主呼吸。一场重感冒过后，他的呼吸就完全依靠外力了。

这家人买不起二三十万元的呼吸机，也掏不起每天一两千元的住院费用。医生教给他们一个笨办法——按压简易呼吸器。这种简易呼吸器呈球状，一端有导管连接到喉管，全靠不停捏动才能帮助呼吸，原本用于急救。然而，付敏足和王兰芹硬是将它变成一台永不停歇的生命启动器。

参与这场呼吸接力的不止一家四口，亲朋好友都来帮忙捏呼吸球。

这是一场漫长的接力：一头是全家人与亲朋好友永不停歇的按压，一头是付学朋一口又一口的大力呼吸。

“这是个能救命的球，那时候一家人什么都不做了，轮流捏球。”付学朋的舅舅王六兵回忆。

付家夫妇和两个女儿守在付学朋床前，轮流为他挤压呼吸器。此外，还需要给他喂食、翻身、吸痰、倒尿袋，“谁累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叫下一个来顶上”。

山里的下半夜寒气很重，二女儿付壮飞记得，捏皮球时，自己的双脚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不得不用棉被裹住。

但她发现，父母从来不这么做，因为“暖和容易睡着”，他们不敢冒险。

整整7个月，付学朋的呼吸就依靠这种人工挤压维持。此后，在两个姐姐因需要照顾孩子而相继离开的日子里，父母依然守在他的床头。他们说不出什么励志或安慰的话

语，只是用不断捏呼吸球的动作，守护着儿子的生命。

夏天，王兰芹一天要给儿子翻四五次身，家里唯一一台电风扇就悬在付学朋头顶上。冬天，她早早拆洗好被褥，把儿子身下的木床铺得厚实松软。

由于长期挤压，这位母亲双手拇指的第二关节严重受损，她不得不把呼吸球放在床上，用手掌按压代替手指挤压。

付壮飞觉得，是父母给了弟弟希望。付学朋开始看很多喜剧片、小品，对抗消沉的情绪，偶尔也和家人开开心心。

这个年轻人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即使躺在厚厚的棉被下面，被帽子遮住半个脑袋，只要有人和他说话，他也一定会把头努力转过



王兰芹在为付学朋捏呼吸球（汪 洋摄）

来，眼神专注地看着对方。

2008年年末的一天，付学朋的小叔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用自行车轮圈自制电动呼吸器，他马上找到了侄女婿周国军。

这位模具制造出身的男人，找来轮圈，反复试验。“不行，电机太快，转速不符合每分钟17次到18次的呼吸频率。”这个巧手的汉子又琢磨着用齿轮调节转速。一家人兵分三路，寻找合适的齿轮。

周国军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天的场景。几万平方米大的旧零件市场，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齿轮。他和妻子挨个摊位问过去，心情近乎绝望。

“可能是奇迹。”周国军说，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葫芦状的减速器，一头接上每分钟1500转的电机，另一头就能传送出每分钟17转到18转的速度。

一台收音机大小的电机连着小葫芦状的减速器，再接上不到一米长的活塞连杆，焊上铁片，只要连通电源，这台机器就能按照人呼吸的频率，挤压挂在墙上的呼吸球。

“激动呀！”周国军抡圆了胳膊，比画着这台耗费不过百元的机器的运行原理，“不是钱的问题，是救命。”

当这台简易呼吸机第一次为付学朋服务时，母亲亲手连好呼吸管，姐姐紧紧抓着他的手，姐夫启动开关。

几乎就在电机轰鸣声传来的一瞬间，付学朋的气管里就被挤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他张嘴，发出无声的微笑。

在场的不少家人却哭了。

4年多过去了，放置电机的木板凳早已被黑色的机油浸透，连板凳下的一块地板，也是漆黑一片。

平时，王兰芹和付敏足不舍得启动这台“山寨”呼吸机。这对只有低保收入的夫妇，负担不起每月200多元的电费。他们更担心机器开得太久，会磨损甚至坏掉。

当白天父亲去种水稻、红薯时，母亲还是不停地捏着呼吸球，直到晚上睡觉前父亲来替

补。这对质朴的父母说不出自己坚守多年的原因，只是说：“就磨吧，能磨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付学朋深陷在那张床里。“其实，那个舒服。”他朝电动呼吸机转了转头，努力地吐着字，“稳定，一些。”有时母亲手重了，他偏过头，发出很呛到的声音。有时父亲动作慢了，他就吐舌头，表示憋闷。

2013年1月26日晚上，康复之家医疗器械连锁浙江分公司的一位经理来到付家，看着这台简易的机器，半天说不出话。这位专业人士把一个血氧测量仪放在付学朋的手指尖上。仪器面板上，鲜红的数字“98”跳动，表示被测量人的血氧含量正常。这意味着，付学朋的呼吸被维持得很好，无论是靠父母手捏呼吸球还是靠运转简易呼吸机。

这位经理承诺，不久后就会有医生来为付学朋诊治，评估他的身体状况，并送来真正的医用呼吸机——不上机油，不用挤压呼吸球，更不会发出隆隆巨响。

“那时你们都能睡好了，大叔。”他攥住付敏足的手说。此外，不少人为这家人奔走募捐。有人在微博上发帖，募集了10万余元捐款；有人驱车走过十八弯的山路，送去年货。

一直很平静的付学朋有些激动，“还有，希望，谢谢。”他反复说。

他已经5年没有走出这间木屋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模样。翻开旧影集，其中的付学朋时而趴在巨石上，时而站在陡崖边，眉毛浓密，眼睛闪闪发亮，十足不安分的模样。

晚上，母亲在厨房里切着冬笋，舅舅、舅妈围着火盆取暖，两个外甥尖叫着追逐打闹。晚饭出锅，王兰芹照旧谁也不问，径直盛一碗，端到儿子床前，柔声问道：“阿朋，吃不吃？”

一旁，父亲正用那双早已关节变形的手，努力地为她捏着呼吸球。屋里飘荡着母亲的油烟香和父亲的泥腥气。付学朋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世间的气息。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1月30日）

名人轶事

● 纪陶然

吴宓：“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

1914年，汤用彤问清华同学吴宓：“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宓作答如上回答。汤用彤则认为，国亡后，不必一死了之，或可以行匹夫之勇，武力光复山河，或可以潜心学问，保存国粹，让中华精神不灭，以图来日方长。吴宓自愧不如，当即对汤用彤另眼相看。

冯友兰：“梁思成盖了房子，他搞

地弹的弟弟就拿他去轰炸，然后他的另一个弟弟正好去进行考古，这样梁家就永远也不会失业，任公的眼光多么深远啊。”

冯友兰这样风趣地对女儿宗璞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三子梁思忠曾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留学，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参加过淞沪会战，表现出色。

（马 可摘自同心出版社《微言大义：晚清民国留言簿》一书）

磨砺

● 冯 仑

熬的过程很痛苦，但痛苦是男人必须经历的东西，而且男人还被赋予了4个优秀品质来度过这段痛苦的煎熬。这4个优秀品质，一个叫毅力，一个叫勇敢，一个叫包容，一个叫智慧。

什么叫毅力？别人认为看不见光明的时候，你看见了黑暗尽头的曙光。

什么叫勇敢？当你勇敢的时候会奋不顾身，会做出超出常人的举动。共产党说敢于胜利，我心想，胜利这件事谁不敢？后来发现前面有一句话是勇于牺牲，你只有勇于牺牲才能敢于胜利。

什么叫包容？把所有的是非恩怨搁在你的肚子里消化。

什么叫智慧？不随波逐



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层面。

这些品质都不是朝夕能成的，需要不断磨砺。

美国有一所军校的口号很有意思：“给我一个男孩，还你一个男子汉。”我看过他们

的训练，男孩在军校里不断被摧残，不断进行超乎常人毅力的训练。我相信，这样的男人，当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当他经历的苦难和对人生的咀嚼，还有对是非世界的看法累加到一定程度时，浓度够了，自然会显现出宽容、从容、淡定和智慧。

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会经历很多痛苦。但只要你有理想，今天所有的痛苦都会转化为营养。如果你没有理想，当人生隧道尽头的光明消失的时候，你所有的痛苦就会转化为恐惧。痛苦不能转化为营养，要看你能不能迎接痛苦。如果有理想，痛苦可以让你变成真正的男子汉；如果没有理想，你会继续痛苦下去，灰暗下去。

（朱世兰摘自中国发展出版社《伟大是熬出来的》一书，魏 克图）

1

从小就不灵光，在老师讲黑龙江时，我举手问：“那黑龙江在哪儿呢？”

兴许是问题太弱，老师不搭理我。

后来我问老师土哪里来的，老师说石头变的，我问石头哪里来的，他说岩石上掉下来的。我再问，他不只不搭理我，还瞪我。

2

自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出来：土为什么可以长出东西，为什么挖个坑就能装住水，土可以吃吗，土是什么味道的……

回家蹲在院子里又想起来，忍不住拈了些土要放进嘴里，还没进嘴，被妈看见，一巴掌拍过来：“旧社会没吃的，才吃观音土，是不是亏着你吃了？”那时候暴躁的她没预料到，有一天她要强迫我“吃”土。

3

不久生病，开的药吃了就吐。爸妈没辙，换了个老中医，老医生捻着胡子说找找15年的灶心土，熬了水给喝上，先止吐再说。

15年，得找住老房子的人家的灶，我爸去找，半夜才回来。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妈端来一碗水，微黄，还能看到碗底的小土粒。不喝，一家人按手的按手，按脚的按脚，捏鼻子的捏鼻子，灌的灌，最后给强倒下去。隔天一不吐，病也就好得差不多了。

土

● 权蓉



4

后来这方子不用医生再开，遇到类似情况，爸妈直接就去别人家找灶心土熬了水来，再一家人合力给我灌上。

稍大一些，很好奇，这灶心土到底是什么东西？

左搜右问，吓了一跳，它竟然还有个特响亮的名字，叫伏龙肝。

5

这药方出自北宋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

《钱仲阳传》里写了这一段。皇子仪国公突然生病，久医毫无起色，有人荐了钱乙。钱乙从容不迫地诊视一番，开了药方，但用土入药，惹得金

贵的皇帝大怒。好在后来这皇子病好了，钱乙被宋神宗“擢太医丞，赐紫金鱼”。

就因这段，多年后我还专门去查过赵伯的生平，甚至想了想他当年喝这药的情景，可以肯定，境况绝对比我好点儿。

6

某天无事瞎翻书，在《本草纲目》里翻到许多关于土的药：百草霜、梁上尘、釜脐墨、烟胶、古砖、白瓷器、土壅、乌参泥、蚯蚓泥、蚁垤土、胡燕窠土、东壁土……

药理药性我是不懂的，但看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百草霜，木柴灶的灶门口

藏住心的买卖

●马未都

有一次，我去天津一个医生家看古董。他家的东西都是真的，但都有毛病，不值钱。聊了一会儿，我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还有点好的啊？”这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这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得他老婆同意才能拿出来。他老婆站在门框那儿态度特暧昧。我就说：“你看我都这么老远来了，弄点好东西给我看看。”这两人就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把那壁柜打开了。壁柜里塞得满满的，都是被子褥子衣服，往外掏，一会儿就堆得跟小山一样。最后拿出一个盒子，一打开，我想，让我逮着了。

这东西当时特值钱，是摇铃尊，釉里红，康熙年间的，当时国际市场上卖100多万港

元——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就没敢看，给关上了，我说：“这个您能让吗？”男的说这个可贵，女的就说不能让。他俩的戏演得甭提多好了，没给我一点不真实的感觉。我问多少钱，他们说那得多点，16万元。我一听大喜，按捺不住



心中的激动，就试探着还了一个价，我说能不能8万元。然后那人说了有致命破绽的一句话：“那您带钱了吗？”我立马马警觉了。我说没带钱，下星期就过来。我还不死心，一个星期后带着8万元又去了。在他们家，我把那摇铃尊拿到阳台上去看，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仿品。

所有被骗的人都会说，我当时脑子就不转了，被喷上迷魂烟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不是脑子不转了，当时脑子转得快，是在想怎么赚钱。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工夫，就是怎么能让你贪上。

（潘光贤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1月30日，图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书间精灵——中国当代藏书票精品》一书，刘硕海图）

的外额上结的一层黑霜，那是烧掉很多草木后结出来的。梁上尘，又叫乌龙尾，主治那栏里面有一项是“噩梦至死”。还有白瓷瓶，竟也可入药，治目生翳膜。最吃惊的是东壁土，难道是房屋东边墙上的土？

7

土和火合起来，土和阳光合起来，土和蚯蚓、白蚁、燕子合起来。土和时间合起来，和万物合起来——它带给了我更多难以言说的谜团。

偶然聊起这个，认识好几年的一个朋友说：“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吃土。”语气淡淡

的，就像说她午饭吃了个苹果一样自然。

我当时听了差点没跪倒在地，震惊、欣喜、害怕、疑惑，各种情绪，不一而足。

8

“吃了不吐出来吗？”

“干吗吐？直接咽了。”

“那土是什么味道的？”

“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那你为什么要吃土？”

“不知道，一直这样，一段时间不吃就想。”

……

直问到她像当年老师那样瞪我。兴奋地和她约定，以后

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土带给她，让她尝尝有什么不同。

说完不久，我去了腾格里沙漠，掬了一把沙装起来，突然想，这是土吗？

9

没想到长大了，关于土，我知道的还是不多。

倒是白龙江，后来我查过，说它发源于川甘边境的岷山北麓，经甘肃省武都东南入四川，在广元市昭化汇入嘉陵江。

当年我离它，那么近？！

（解 敏摘自《文苑》2013年第3期，王 青图）

那些无从揣测的恶意

● 章铎文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看他不爽！”在我看来，《恶意》是东野圭吾最好的作品。

日高是野野口的国小和国中同学，长大后二人同为作家。但是日高显然比野野口更有写作才能，他们二人再次相遇的时候，日高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而野野口仍然默默无闻。

成名后的日高并没有疏远野野口，而是好心地将他介绍给了儿童读物的编辑，为他的作品找到发表渠道。

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恩人的人，被野野口用钝器砸晕，然后勒死了。

谋杀案的侦破并没有花费侦探加贺很多的时间，当加贺发现野野口在案件中留下的几处故意为之的破绽时，野野口很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案件并没有结束。

野野口一直不愿意提及他的作案动机。在加贺的努力下，事实被一点点揭开，各种微小的证据都证明，其实，野野口才是受害者。

一个伪善的、可怕的，甚至有些变态的日高形象浮现出来。他将野野口的作品据为己有，还借此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拍下野野口想要刺杀自己的录像，收藏好留有野野口指纹的凶器，野野口与日高的妻子初美产生了暧昧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为日高要挟野野口做自己的影子写手的条件。

为了维护初美，野野口接受了这一切，并将它们视为命运的安排。

可惜最后，初美却因为车祸而死。野野



口并不认为这是一场纯粹的意外，因为货车司机说，在那个雨夜，初美是忽然出现在路上的。也许，是被人推出人行道的！

为了给心爱的女子报仇，为了自己应该有的尊严和荣誉，野野口策划了这起谋杀。他之所以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杀人动机，完全是为了那个他曾经深爱的、已经离世的女子。

逮捕时，加贺才知道野野口已经身患绝症，时日不多。调查过程见于各个媒体，野野口成了让人同情的杀人犯。

这个结局让人觉得悲伤，日高的死根本就是咎由自取。如果故事就此落下帷幕，也已经是一个布局精密的推理小说，当然也仅仅只是个推理小说而已。

接下来东野圭吾将故事引向了一个令人惊恐的方向。

这就是这本书被很多人推崇的地方，案件结



束了，故事却并没有结束，最让人惊叹的情节才刚刚开始。

多事的加贺警官并不愿意就此罢手。

当虚伪的皮相被一层层地剥开，野野口蒙满尘垢的心灵被加贺托在手中，捧到了读者面前。这一切都是阴谋，没有婚外情，没有代笔，没有威胁，只有野野口一年多的精心策划和计划实施。这样的费尽心机，昭示着结果日高的性命只是一个开始，野野口真正想要的是谋杀日高的一生！

拍好录像带，藏好刀具，收好初美的照片，抄好日高写过的每一本书，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以一个创作者的想象力和营造力，缓慢而又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剧情的设计和完善。他甚至提前毒死了日高邻居的猫，只为了让大家相信，日高本就是一个视生命如草芥、残忍暴戾的人。

如果没有加贺的坚持，野野口这件用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创造出来的作品，当真是一部杰作，蒙蔽所有人的杰作。

“即使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在加贺调查当年与野野口相关的校园暴力事件时，他想起了自己失败的教书经历。他的学生也遭遇了暴力，而自己却无力去拯救。

当他问施暴的学生为什么要打人时，孩子回答说：“总之我就是看他不爽！”

这么一句毫无逻辑、毫无道理的话，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野野口和日高住在同一个街区，上了同一所国小和国中，野野口因校园暴力不想出门的时候，日高天天找他结伴去上学。日高有原则，有正义感，而且为人谦和，待人有礼，“不管对谁，他总是非常亲切”；而野野口的性格内向、怯懦，为了逃避暴力，主动去做了恶人的跟班，参与欺负日高的行动。即便如此，在日高成为畅销小说作家之后，他仍然提携想成为作家的野野口，甚至在得到了野野口参与校园暴力的证据之后，还帮

助他隐瞒事实。

单从这样的人物关系上看，日高完全就是野野口的救世主。可惜，恨意却早已生根。《圣经》说，人生下来就带着原罪，这些原罪被分为七种类型，其中之一被称为“嫉妒”！

野野口的母亲非常不喜欢那个在她看来十分低级的街区，她总是用一种高人一等的语气数落着她的邻居们：“如果不是丈夫的工作需要，绝对不会到这里来居住！”而这一切在幼小的野野口心中也烙下了深深的痕迹。从家庭来说，他对日高是有心理优势的，但是，与日高在一起的日子，是野野口内心最无力的日子。日高对他所做的一切让他产生了极度的自卑感，可软弱的野野口却连痛恨自己都无法做到，于是只能将自身的一切失败归咎于日高。

“明明是一个破烂街区中的小孩，凭什么获得大家的喜欢？明明打不过那些实施暴力的人，凭什么要去多管闲事？凭什么他能够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我只能做儿童读物的作者？凭什么得癌症的人是我，而不是他？凭什么让他握着关系我名誉的证据？凭什么？凭什么？”

这种自负与自卑的结合在野野口的心中产生了强大的扭力，不甘与嫉妒让他的心理最终变得畸形，恨意便如同生长在野野口身体里的癌细胞一样，最终让他迷失了自己。

更可怕的是，对于野野口来说，这样的情绪已经超越了意识的存在。在他忙于恨一个人的时候，在他忙于拼尽全力毁掉日高的一切的时候，满腔的恶意填满了他，以至于他已经无暇去寻找那恶意的源头。

至今仍然记得午夜第一次读完《恶意》后，心中凛冽的寒意。

我想象不出来，在漫长的一年里，野野口是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日高。我更想象不出来，他是如何任凭时光磨砺着恨意的锋芒，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犹如一只缓慢靠近猎物的豺狼。

很想知道，当野野口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日高的死亡时，他是怎样的心情；当他的计划一步步得以实施时，他又是什么心情。

东野圭吾将人性中的阴暗放大了极致，让

50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唐宝民

1931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被赵忠尧勤奋求学的精神打动，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赵忠尧特别感动。虽然这种镭在全世界都禁运，但他还是历尽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了中国，存放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保险柜中，供研究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将平津的几所高校迁往上述两地，师生们开始撤离平津地区。赵忠尧教授也准备撤离，前往长沙。但他没有马上走，因为他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卢瑟福赠送给他的那50毫克镭。这50毫克镭还保存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中，可是，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

华园。返回清华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但赵忠尧教授担心这50毫克镭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便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这份国家和民族的珍宝。他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辆小轿车，就急匆匆地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帮忙一同去清华园取镭。梁思成一听，立即答应。他们在黄昏时分开车出城，冒着随时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悄悄潜入清华园，进入实验室，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50毫克镭；趁着夜色，再悄悄驶出清华园，千



赵忠尧

方百计躲过日军，返回城中。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赵忠尧教授与梁思成握手作别后，便带着这份珍宝上路了。天亮以后，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装镭的铅筒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避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

一路上，为了保护这些镭，他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他几乎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一个多月的行走，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最后，他终于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前，眼泪不禁扑簌而下。恰好梅贻琦校长从内室出来送客，他用沙哑的声音喊了一声“梅校长”，便放声痛哭起来。梅贻琦起初没有认出这个“乞丐”，仔细一看，发现是赵忠尧教授，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

（天 间摘自《银潮》

2013年第1期）

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它。合上书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在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如同野野口一般的想法。

其实，生活中的我们可能更甚于此。毫无来由地讨厌一个人，也许仅仅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某种气味。上天从来没有赋予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权利，上天也没有给予我们

任何优于其他人的特质。虽然我们总是在标榜着平等与平和，可是，看看现实中的我们吧，我们冷漠的眼神，我们小小的掩鼻动作，我们微微皱起的眉头，这一切也许都是内心微小的恶意。

★

（远 游摘自《大学生》2013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套话三巨头”。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建新谈高考作文“套话”问题
时表示，高考作文是应试作文，不少学生会事先准备材料，以屈原、苏轼和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写得最多。三者被称为“套话三巨头”。无论作文题涉及爱国主义还是环境保护，关怀底层大众还是建设精神文明，考生都可用上述材料

拿什么守护我们的健康？

——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的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1.一起装房子；2.一起养孩子；3.一起开车子。

——夫妻间吵架的三大原因

跟娱乐圈似的，避过风头就复出，以为大家都失忆了。

——山西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去年1月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但据一段视频显示，两个月后他又复出了。对此，网友如此调侃

在当下社会，规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杠杆，但只要有点权的、有点钱的、有点朋友的，大家就总想着“我自己是个例外”，而规则是“用来管别人的”。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可总有人想例外

相亲节目的必杀技是有车有房，选秀节目的必杀技是父母双亡。

——娱乐节目造不出这两个“魔掌”

互信程度较低、情绪上更悲观、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更喜欢稳定的工作。

——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称，澳大利亚4所大学对421名出生于1975年至1983年的北京成年人做了测试。这是测试的结果

1.旅行比课外班重要；2.主见比顺从重要；3.兴趣比成绩重要；4.良知比对错重要；5.幸福比完美重要；6.信仰比崇拜重要；7.成长比输赢重要；8.察己比律人重要。

——教育孩子什么是重要的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读者·2013·7]]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尼采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生命不是用来度过的，而是用来绽放的

像生于深海中的鱼族，若不自燃，便只有漆黑一片。

——近日逝世的日本导演大岛渚生前最爱的歌词，他曾手写此句以自勉

最可怕的事，就是“比你牛的人比你更努力”。

——总有人在你玩“切水果”时秒杀一道难题；总有人在你发射愤怒小鸟时记一个单词；总有人在你打dota（目前比较热门的电脑游戏）时看完一段好文字；总有人在你闲聊时听一段VOA（美国之音，很多人靠它来训练英语听力）；总有人在你熟睡时回想一天的得失；你努力，可怕的是比你牛的人比你更努力

一个奖项可以并敢于空缺，让我觉得相当靠谱，非常敬佩。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4年空缺。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读

已经有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当然，在衰老之前，中国首先得确保自己不会被“毒雾”呛死。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

（吉祥、苏童、丁香清幽等摘）



● 李承鹏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影片讲述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行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找到了他，让他去见他的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只记得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在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

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里的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这就是回答。我们的父亲没有《至高无上》中男主角的那种怒目威；连油画《父亲》所展现的、那古铜脸色中透出的勤劳坚忍，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项工作。

我住的小区里有捡垃圾的大爷，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他并非那种邋邋的捡垃圾大爷，而是衣着干净，见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他总是精心地把纸盒、废旧电器、报纸归类放好在板车上，不掉下来任何垃圾。他儿子也在这城里打工。曾经觉得他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他儿子也极力反对他这么干，可他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骗儿子说在家政公司找了差事。

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这样保安就不会赶他，也不会给儿子丢

脸。他偶尔会到我家来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虔诚地拜拜我家供的观音像。我跟他交谈过一次，他说：“儿子要在城里买房，再过半年，差不多首付就有了，我也可以回老家了。”

你问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挨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的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的人），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导致床板坍塌，他的鼻梁都被砸出血了……还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的鼻尖上全是雪花，他问我是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父子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扣

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了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作者的儿子——编者注）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工作，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小城赶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的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他间或醒来过，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感到怒火中烧。可渐渐地，不知何时，

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北美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的那些父亲，他们迅疾地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糙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为骄傲。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条件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和浪漫，不甘后人，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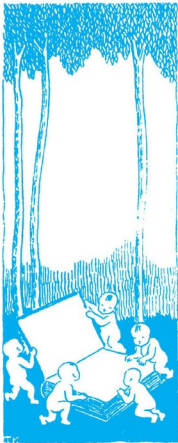
我已是父亲。

（张 玮 摘自新星出版社《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一书，李 小光图）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后来之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学校内外的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叫我接近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的屋里都是书，光线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声音不洪亮，也无手势，读得很慢，却很动人。长大以后，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它给我的印象却始终留在脑海里。这位老师不久之后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小学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

从15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辅仁大学中文系，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住在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



幼学纪事

●于是之

自在起来，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楼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多已经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想掉头回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当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过去找他的几个同学，只见他们喊喊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个空位告诉我：

“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他们则照例要喊喊喳喳一阵，然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尽管是这样，听课还是令我神往。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份职业。虽然有了职业，但并不足以糊口，前途依旧茫然。只是在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于是我去报名了。口试时，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他们便通知我被录取了。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平时上班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到了冬天，暖气烤不了窝头，吃冷餐总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便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我感到了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诗



对于人而言，只有选择，没有不选择。即使不能选择生，我们还可以选择死。人必须是自由的。纵然身体是不自由的，我们的精神还可以是自由的。

这让我想起了威廉·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作为母亲的苏菲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而这还是纳粹军官看在地不是犹太人的面子上，赏赐给她的一项“特权”。一双儿女，她只能从中选择一个活下来，另一个则要被送进焚尸炉。苏菲无法做出选择，她本能的选择就是不选择，但是，这便等于她选择了纳粹军官的选择，即将两个孩子都送进焚尸炉。在万箭穿心的危急时刻，苏菲还是做出了选择，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眼睁睁看着幼小的女儿走向死亡。

苏菲对于这次痛苦的选择一直讳莫如深，她没有向我们说明何以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能不徒劳地去猜想苏菲当时的心理。我曾想，这和苏菲的性别有关吗？她让女儿去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抑或，儿子毕竟更大一些，也更强壮一些，较于女儿更有可能在这个



影片《苏菲的选择》剧照

无从选择的选择

●路文彬

邪恶的世界里成活下去。但，我又实在不太倾向于这后一种经济学模式的算计。

我还想过，假如自己就处在苏菲的那个境地，又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我只能想到两个结果：要么不做选择，也就是让两个孩子相伴着一起走向焚尸炉；要么让女儿留下来，因为她是那么弱小，她更需要我的关爱。此刻，我根本无法去理会斯巴达克人的生存法则。那么，这又与我作为父亲的身份有关吗？我真的有些说不清楚了。然而，不论何种结果，我所能清楚的是，我的痛苦和苏菲的痛苦没有任何差别。

后来，我又想，苏菲没有选择把女儿留下来，是否恰恰也和我一样是基于某种深切的

爱呢？她知道，若把女儿留在这个世上，那便意味着要让女儿那脆弱的身心继续去承受更加严酷的蹂躏。事实上，身为女性的苏菲始终在承受着这种唯有女性才能深刻体会到的痛苦啊。

显然，面对着这无从选择的选择，我们还是拥有着不止一种的选择，并且，每一种选择行为的表象之下竟然还隐含着多重意义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残酷的人生，它让我们自由着我们的不自由。

所以，不要逃避，还是去做出选择吧。因为，所谓自由就是承担，就像苏菲用生命演绎着选择和自由的真理。

（飞花似梦摘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

情。下课以后，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静得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

沙在涅，与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竟遇上那么多好的老师和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

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飞花似梦摘自《北京青年报》2013年1月30日，本刊有删节，丰子恺图）

印象

● 林青霞

邓丽君



1994年，我在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我说：“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道：“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相知相惜 深刻欣赏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她开车来看我，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是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一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我对她欣赏的程度是——如果男朋友移情别恋的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琢磨歌艺 精益求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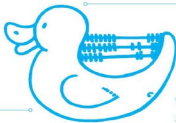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打扮，大家穿上白天买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新颖，布料层次分明。她的下装是蕾丝裙腰系黑缎带，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叮叮当当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者一定为他的不小心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



答案是多少

●董宜萍



凯迪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人际关系学。每学期第一节课，他总要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数字——4和2。然后他问学生：“答案是多少？”

很多学生都抢着回答：“6！”博士笑着摇摇头。

有一些学生毫不示弱：“2！”博士再次摆摆手。

总有学生很得意地站起来说：“哈，我知道了，答案是8！”凯迪博士微笑不语。

学生们都泄了气，很纳闷，3个答案怎么都不对？凯迪博士说：“没有人问我

这是个什么题目，是加法、减法、乘法或除法？你们不了解问题，又怎么能说出真正的答案呢？处理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很多人不问青红皂白就下结论，没弄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就轻易否定，这样怎么能顺畅交流呢？”大家恍然大悟，铭记在心。

（汪涵摘自《演讲与口才》2013年第1期，图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图形创意》一书）

到我们，连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她对所有为她服务的人都彬彬有礼，她的口袋里总是装满100面额或者200面额的法郎纸钞，随时当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50面额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一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磁带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3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令歌声更圆润。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这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共游巴黎 永生难忘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档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有一张圆木桌，地上铺着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板上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的这所公寓比我梦中的更

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香港，在飞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离乡背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降落在香港，我们的神经也渐渐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下机，我叫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梦中心人 友谊长存

2013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斗满天，围绕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地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的友谊还没有结束。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的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瞳子摘自《晶报》2013年1月13日，李晨图）



要GDP，还是要命

●张福心

2013年1月19日，身在北京的张震与几位朋友兴冲冲地去滑雪，回来之后就感觉头疼，恶心，反胃。

他百思不得其解：“我穿得非常暖和，帽子、围巾、手套都戴着，应该不会着凉。”直到朋友一语惊醒梦中人：“你可能中了‘霾毒’！”

“十面霾伏”

何为霾？

现代意义上的霾并非天灾，纯属现代工业之祸，其本质为“细粒子污染”。在其影响下，北京这个五彩斑斓的活力之都突然褪成了黑白默片，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味道。新浪一位频道女主编出门一趟，被呛得头疼欲裂，几近昏厥。

不仅北京，有人一路南下，原以为京城污染已经足够严重，抵达石家庄才知河北并不逊色，直到武汉才有好转迹象。

一种名为N95型的专业防护口罩开始脱销，这种口罩曾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声名大噪。

“根本买不到，连医院里都卖光了。我前几天也因为雾霾肺部感染。吃青霉素，买止咳糖浆，加起来花了将近400元钱。看，这就是‘霾毒经济’，我们以此又创造了GDP。”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自嘲道。

根据截至2013年1月13日的统计数据，淘宝网最近7天的口罩成交指数上升8.5%，

同比激增了244.7个百分点；“N95口罩”最近一周的搜索指数飙升1162.6%。一位母亲在微博上抱怨：“上药店买口罩，结果前前后后进来的都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去的。‘就这种一次性的啊？有没有咱北京产的口罩啊？’‘没了，阿姨，就这款了，连这款都是刚进货的，昨天一天卖了200多个呢！’儿子感叹：‘敢较去年盐荒，今年赶上口罩荒？’”

1月13日14时，人们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极重污染日应急措施”：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公务车带头停驶……有些小学将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3点，以避免污染高峰。



顶级杀手

就在那场“顶级污染”中，呼吸道疾病患者骤增，在很多医院的呼吸内科和儿科，患者排起长队等待诊治。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近1万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患者。

而在争抢“防毒面具”的背后，还隐含着人们对于肺癌的恐惧。

史玉柱称：“吸烟危害健康，这早已被科学证实。但各类统计数据显示，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寿命无明显差异。为啥呢？因为在空气污染面前，吸烟、地沟油等造成的危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还透露远大集团老总张跃随身携带两个空气检测仪器，里面有他去过城市的空气污染记录，经换算可显示为吸一天该城市空气相当于吸多少支高焦油含量香烟，记录如下：丽江1，北京21，广州25，上海9，南京9，长沙13，成都12，武汉13。换言之，在北京待一天，相当于抽21支香烟，这还不在PM2.5指数频频“爆表”的那天。

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

PM2.5是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言：“5微米以上的颗粒物就能被吸入到气管和支气管，但是5微米以下的，可以进入肺泡。肺泡是用来做气体交换的地方，那些颗粒被巨

噬细胞吞噬，就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对心血管、神经系统、其他器官都会有影响。”

近几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对PM2.5带来的健康影响做了研究，发现PM2.5浓度增高对心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有明显的影 响。2004年到2006年期间，他曾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发现当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PM2.5被吸入体内后，首先对肺部有影响，刺激气管收缩，使人感觉短期的气短，呼吸困难；被吸收入血液后可以 对全身有影响。PM2.5吸附了致癌物，则具有致癌性；吸附了重金属，就可能使人重金属中毒；吸附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就对人的生殖系统有危害。”

广东省气象局前首席专家吴兑通过统计发现，灰霾天气与肺癌的死亡率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出现严重灰霾天气的七八年后，肺癌的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吸烟是导致肺癌的第一原因，但近30年来，广州地区的吸烟率在下降，肺癌的死亡率却在明显上升。相应地，上世纪60年代，广州每年才有一两天的灰霾天，后来增加到每年一二百天。2005年的数据显示，广州当时60%的肺癌患者并无吸烟史，而2003年至2005年恰是广州灰霾天气最严重的时候之一。

不过吴兑也谨慎指出，目前只是发现PM2.5浓度增加与肺癌死亡率上升有滞后关联，但是否能画上等号，还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毒理学专家和生物化学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则更笃定地预测：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预计会有1800万人患上肺癌，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环境污染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问题。

要GDP，还是要命

2013年1月12日的超级雾霾并不仅仅笼罩在北京。在中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监测点PM2.5检测数据超过每立方米300微克，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级别。截至1月13日零时，北京的空气质量连续3天达6级污染，天津所有区域的空气质量处于“严重污染”状态，河北石家庄和江苏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连续8天达污染等级，珠三角近日也出现PM2.5指数大范围超标，超标站点接近八成的情况。

此外，根据环保部门2010年发布的信息，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均在100天以上，PM2.5年均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2倍到4倍。



是什么原因让霾毒横行如此之广，历时如此之长？

韩晓平认为，罪魁祸首是煤。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PM2.5 包含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燃煤时大的颗粒物现在都可以除尘，但是细小的颗粒物还是会排出去，这是一次颗粒物。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 70% 为燃煤，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的 75%、85%。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空气中经过化学反应，会结成微小的二次颗粒物。燃煤主要用于发电、炼钢等行业，各地都要发展经济，导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非常大，全世界一半的煤在中国燃烧。

“2011 年，整个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净增 3 亿吨，2012 年又增加了 3 亿吨，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典型的要 GDP 不要命。当初建了很多污染很大的项目，当时如果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这些项目就不能建，但是为了拉动 GDP，环保局就批了。脱硫、除尘装置工厂有时候根本不开，或者白天开，晚上就关了，造成区域污染非常严重。所谓‘黄金 10 年’，其实是‘霾毒 10 年’。”

除了发展经济，冬季的用煤大宗还有取暖。

一个北京人告诉记者：“今年全国多地出现极寒天气，取暖普遍比往年耗费的能

量更多。去年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仅开到低挡，今年开到最高挡还不觉得很暖和。”

北京为了环保，把火电厂修到了陕西、内蒙古、河北。韩晓平认为：“冬天一刮西北风，在那些地方形成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级颗粒物又刮回来了。所以整个华北地区空气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

他给出的解决困境之道，是用天然气替代煤炭，这是减少颗粒物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技术选择，但我国的现状是天然气根本挑不起大梁，在能源使用上，天然气所占比例只有 5%。

由于四季变化特性，全球天然气供应都存在季节峰谷差，应对季节需求变化主要靠建地下储气库。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已建成了 600 余个地下储气库，库容 3332 亿立方米，占全球每年 3 万亿立方米消费量的 11% 左右。而我国至今仅建了 6 个库，库容 20 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库容的 6%，约占我国每年 900 亿立方米消费量的 2.2%。

此外，还有汽车尾气的排放。长期以来，一直有中国老百姓“花最贵的钱，买最差的油”之说。而据韩晓平所言，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500 万辆，在这么大的量面前，油品再好都无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普通的汽车拥有者，无论车是大排量还是小排量，每辆车要想一年使用 2.3 吨燃油，支出 1.4 万元左右的油

费，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一辆公车，也许这些油还不够。”

有力的佐证是，2006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中非高层论坛，当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一半禁开，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从卫星图片上来看，中非论坛那几天，北京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明显降低。

韩晓平认为，要把 PM2.5 指数治理到欧美标准可能需要 20 年，如果只是要比现在有明显改善，若方法得当，两三年之内就可以见效。比如燃煤热电厂改燃气热电厂，取缔污染严重的大企业，查看环评，谁批的谁负责；与山西、天津等地联合治理等等。北京五环路离市区很近，有大量使用柴油的重载卡车在那里跑。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加强监管，如果这些大卡车不从城里走了，城里的空气也能得到改善。★

（王康摘自《新民周刊》2013 年第 4 期，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目测法——

PM2.5 对大气能见度影响很大，城市中已经没有纯雾天气，简单地可以判断：雾就是 PM2.5，PM2.5 就是雾。或者选择距离你家 3 公里的某一建筑物作为定位点，每天出门看看它在不在你的视线内。如果天气正常却看不到那栋建筑，就说明是灰霾天气，然后再决定戴不戴口罩。

车还能这么开

● [美] 彼得·海斯勒

◎ 李雪顺 译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

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

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每当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逼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小学生之间麻利地穿行，在离明代砖墙不到1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灵敏。在中国，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

糕，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5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1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那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5秒钟之久。

如今，虽然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

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

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

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风挡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对方，就好像在比赛一样。

（王奇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小黑孩图）

你和老板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曹轶华

同一件事，员工眼里是这样，老板心中是那样。能看到老板所想的，你就站在了老板的高度。

1.关于工资

员工：我没有迟到没有早退，领导让干的我都干了，工作1年了我应该涨工资！

老板：干的活还是这些活，人的水平还是这个水平，让我怎么给你涨工资？如果你真能干，我能不给你涨工资吗？

2.关于公平

员工：这件事的起因是……某甲……我……所以我是对的，某甲是错的！

老板：我就是希望有人把这事儿干了，你跟某甲谁对谁错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

3.关于企业的未来

员工：老板就会画大饼，我对此消化不良！

老板：我真心希望这个企业能做大，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和我一样努力？

4.关于成长

员工：我已经是成熟员工了，为什么不给我相应的工资？我要跳槽！

老板：我当年培养你花费的成本怎么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没办法……现在的年轻人啊……

5.关于稳定

员工：我也想稳定，可是你给这样低的待遇……我不能

不替自己打算！

老板：我希望人员稳定，现在的年轻人不考虑长远利益！

6.关于学习

员工：我要学英语，我要考证，我要考硕士，我要出国……

老板：老师傅教你们业务，你们都没耐心学，还要怎么样？以前我们跟师傅学点东西难着呢，你们怎么不懂珍惜？

7.关于发展

员工：我希望能够在5年内成为中层管理人员，我的理想是40岁退休！

老板：太浮躁了！

8.关于理解

员工：如果我当了老板，我一定……

老板：当年我也这么想过，可后来发现“屁股决定脑袋啊”！

（步步高摘自豆瓣网，Getty Images供图）



笔 录

●张 鸣

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进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榻上

的四块金表。谈完话，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了。从此，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过反叛之心。

张伯驹是袁世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张伯驹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其中居然有他

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角梅摘自财经网作者的博客）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就曾钓到过一条好大好大的白鲸。

1927年，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缅甸仰光的领事。从南美大陆来到遥远的东方，寂寞立即成了这位年轻领事的最大敌人。很快，他和一位当地姑娘走到了一起。

但短暂的激情过后，他便感到了爱的束缚。他的一切都让她妒火中烧，她讨厌他的信件、电报，她总是把它们都藏起来。聂鲁达如此形容她的嫉妒：“她恨恨地监视着我呼吸的空气。”

嫉妒变成了怀疑，变成了恨。她常常身穿白衣，挥舞着刀，在聂鲁达的床前走来走去，犹豫着要不要杀了这个负心汉。她还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乞求神灵能让聂鲁达永远对她忠诚。

聂鲁达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一心想寻找机会摆脱这个女人。机会来了，他被调往锡兰任领事。他不动声色，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悄悄地登上了开往锡兰的船。

聂鲁达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孰料新生活刚刚开始，她竟追到了锡兰，就在他家的对面租了间房子住了下来。

她监视他家来来往往的客人，扬言要烧他的房子，甚至用大刀袭击一位来找他的女性朋友。

聂鲁达动摇了，既然躲不开，那就干脆娶她算了。但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随即便被深深的恐惧替代了，他担心她终有一天会杀了他。

她见毫无挽回的余地，只好离开，但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送她上船。

船就要起航，这时，她扑上来最后一次亲吻他，吻他的手臂、衣服，甚至鞋子，当地她站起身，满是泪水的脸上沾上了他鞋子上涂的白鞋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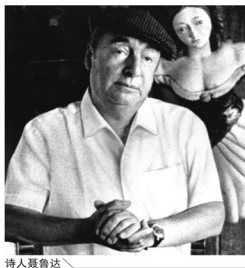
他被这最后的疯狂深深地打动了，但他依旧一动未动，因为理智告诉他，这是他摆脱她的最好机会。诗人成功了，姑娘绝望地离开了他，愈行愈远，从他的视

线中永远地消失了。

有一种深海鱼，嗅到异性的气味就扑上去死死地咬住对方，并最终和对方“长”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科学家研究后发现，深海广阔，找到一个伴侣并“黏”上它实在太难了，所以这种鱼找到一个对象就绝不松口，以至于“长”到了对方的身上。

而白鲸本来有无限选择，又何必如此呢？

（聂 勇摘自《时文博览》2013年第1期）



诗人聂鲁达

白鲸一样的女人

●李浅予

同情

小李对同事小张说：“妇女节快到了，我给老婆买了一件很贵的貂皮大衣作为节日礼物！我在此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小张觉得很奇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小李冷笑一声，说：“我老婆说，今晚要找你老婆出去吃饭。”

拼的就是心跳

我们老师周考的时候把选
择题答案设置成CCCC AAAA
BBBB DDDDD。

他说：“我要让好学生不敢写，坏学生不敢抄。哥拼的就是心跳！”

大多少

“大点儿怎么啦？女大三抱金砖啊！快告诉老妈，咱未来的儿媳到底比你大多少呀？”

儿子低头沉默了一小会儿，说：“九块砖。”

健康饮食

电视上，营养学家说，吃饭要先吃水果蔬菜，然后吃主食，最后吃肉，因为水果蔬菜消化得最快，淀粉次之，蛋白质最慢。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结果在我吃了一个西瓜、一碗面之后，我发现我心爱的烤鸭吃不下了……

打呼噜

大学时的一个室友打呼噜特别响，有天早晨他忽然问我

漫画与幽默



们：“我昨晚是不是又打呼噜了？”我下铺那哥们说：“你打没打呼噜我不知道，反正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宿。”

医生

范医生的一名病人总是记不住他姓什么。他告诉病人：“大娘，您每天都吃饭吧，我姓范，您就叫我小范医生。”

几天后，他又见到这位病人，就问：“大娘，您还记得我吗？”

只听大娘喃喃自语：“吃饭的吃，你是小吃医生吧。”

好评

今天在网上看见一件衣服，有3个评论：2个中评1个好评。中评的内容大致是“和图片不一样，有色差，穿着不好看”。而好评的内容是：“帮同学买的，他穿着很丑，我很满意。”

收入与支出

结婚以后，新郎对新娘

说：“亲爱的，对不起，有件事我一直瞒着没告诉你，以后每个月咱们都要寄出一笔抚养费，因为我还有个孩子需要抚养。”

“没什么，亲爱的。我也有件事一直瞒着没告诉你，以后每个月咱们都会收到一笔抚养费，因为我也有个孩子需要抚养。”新娘说。

打发

今年过年回老家，全家人开始了“啥时候带个对象回家”的火力攻势。

我淡定地抛出了撒手锏：“我对象还没离婚。”

一屋子人面面相觑，沉默良久，开始改劝：“分手吧。”

我一口答应，解围成功！

一下就能到200

妻子快过生日了，特别想要一辆一脚油门就可以开到时速200公里的车。

她提示丈夫：“我要的生日礼物，是可以从0一下变到200的东西。”

生日那天，她开心地发现家门口有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的是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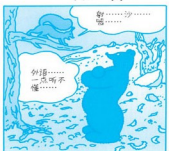
我怎么来的

爸妈很爱开玩笑。一次我和妈妈撒娇，我问：“妈妈我怎么来的？”我妈答：“下载的。”我爸忙说：“我上传的！我上传的！”

（周继红、月月鸟、鸭梨、雪茄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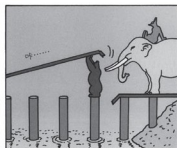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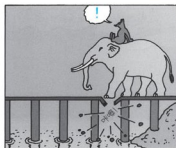


· 知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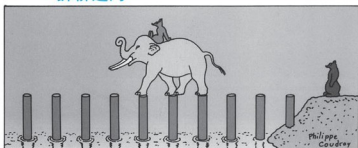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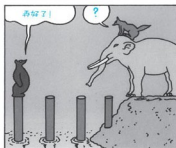


大笨熊巴纳比

● (法) 菲利普·柯德雷



· 拆桥过河 ·



(摘自新世纪出版社《大笨熊巴纳比——一切很简单》一书)

钱多也头疼

● 南 勇

世上真有“钱多得花不完”这等事？不是忽悠你，真有。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这“花不完”的钱，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外汇储备。

记得头几年，有位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000亿美元！”对那时候的中国来说，3000亿美元，可不是说着玩的，那绝对是一个令全体国人扬眉吐气的天文数字啊！

曾几何时，外汇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何其珍贵！说外汇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储备资源，相信也不为过。

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储备过多”愈来愈成为一个令我们头疼的问题。

中国的外汇储备，时至今日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比位列第二的日本多了一倍多。

但是，实话实说，这些钱不好用。说得极端点儿，这些钱根本就没有多少能用的地方。

还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1万亿美元的时候，有个美国的研究机构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便把全世界一年产的黄金全都卖给中国，也只能消耗中国不到5%的外汇储备。

那咱把这些美元都花了，多买一点儿黄金之类的值钱东西不就行了？比如说咱也跟当年的日本一样，买几家好莱坞的大公司，或者满世界

狂敛油田矿山之类的“硬资源”，不就能让这些钱派上用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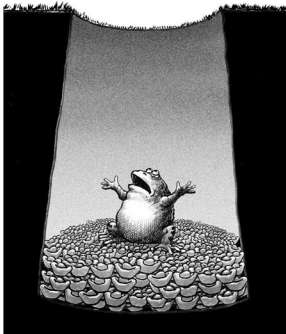
但是，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人家让你不买是个问题。前两年，有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大石油公司想买美国的一个二流小石油公司，结果人家直接回绝：“没戏！”还有一家中国顶尖的金属公司想拿下澳大利亚的某个矿山，结果人家也回复：“没门儿！”理由很简单，你想买，人家却不愿意卖给你。外国佬其实比咱想象的要胆心得多，他们就怕到时候降不住咱。

其次，即便人家让你买，市场容量与市场反应也是个大问题。世界上哪有市场能一下子容纳好几万亿美元带来的冲击？如果你把这些钱任意使用，市场价格还不得大乱套？到最后你还是落不着个好。

最后，也是最可恶的一点。由于西方国家与咱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区别，人家信不过咱，处处防着咱，制定了一大堆歧视性政策，限制咱使钱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对与咱中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那么头痛，天天要挟咱升值货币，打开国门，可却死抱着自己那点儿高科技产品不放，打死也不卖给咱。咱从美国能买的东西，一直以来只能是飞机和大豆。

不仅如此，美国还端起了老大的架子，威胁自己的西方小兄弟们谁也不准卖给中国包括武器在内





的许多高科技产品，违令者“军法处置”！

正因为如此，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投资都给了美国，买了人家的国债。尽管我们不知情愿，但是没办法。谁让人家的国债是世界上唯一能让咱敞开了买的东西。

所以，美国就可以拼命地印，咱就只能拼命地买。中国的钱，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人的腰包，变成了他们的财政预算。

说得直白点儿，美国的公务员发工资、工人减税，甚至是军费开支这些事，都少不了我们中国人的钱。没有咱中国人的钱，估计美国人的日子早没法儿过了。

但如今这年头，欠债的比债主更牛，中美之间这点儿事，主动权还是在美国人手里。因为人家可以随便印，你却不能随便不买。所以到头来还得是咱低下头来，央告着人家：“兄弟，尽量少印点儿，哥们儿这儿快撑不住了。”那咱何必这么低三下四，把这些钱拿来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干脆给老百姓多发点儿不就完了？

这样说是懂经济。

因为这些外汇来到咱这儿后，都按照汇率兑成了人民币，而这些人民币已然进入了我们的经济循环体系，在银行和市场上漂着。所以你要真这样做就等于一份钱用了两回，印票子搞经济，纯粹找死！

如果你想动外汇储备，就得冲销掉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背着抱着一样重”。就是说，外汇储备还得用在“外边”，这玩意儿“家里头”不太好使。可是，这“外边”也不好混，起码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人的国债，咱还真没有什么能扎扎实实使钱的地方。

虽说咱现在有个“中投公司”，手里攥着2000多亿美元，是一家代表国家玩外汇投资的专业公司，但这家公司拥有的投资基金也仅仅是3万亿外汇储备的一个小零头而已。

就是说，这点儿钱其实也只是探探路子的试验品，是拿来练手用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不能放开了手脚玩，否则弄不好会出大事的。万一给弄赔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你这

些外汇都是按照一定汇率水平折算的等额人民币换回来的，是市面上流通着的等额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与保证；所以如果你给折腾赔了，市面上漂着的大量等额人民币就会立马成为断了线的风筝，这会导致货币急剧贬值，并引发恶性通胀，给经济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且，外汇储备增加，国家又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这就意味着流动性将变得无法控制。因为要维持固定汇率，人家给你多少美元，你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汇率放出去等量人民币。外汇储备越多，你放出去的人民币也就越多。

更要命的是，这种流动性的释放，还属于典型的被动释放。就是说，即便你想通过调整金融政策，比如说升息，来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也没用。因为只要外汇一涌进来，你照样还得忙不迭地向市场上狂撒人民币，任你再怎么升息都没辙。

所以，说来说去，这钱太多了也是个麻烦。再夸张点儿说，时至今日，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但不能再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相反倒成了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包袱。尽管听了这话，可能有许多国家会跳着脚地骂街，抱怨咱“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但个中滋味，还是“谁难受谁知道”。

（水无忧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草民经济学》一书，邱 颺图）

作家

● 芮成钢

我收藏了一封作家巴金70多年前写给他的一个“粉丝”的亲笔信，其中一段谈到对他那个圈子中的“名人”的看法：“对于作家，还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有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连他的文章也不想读了。自然伟大的作家不在此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不过我够不上。因此我还是希望你读我的文章。”

（胭脂稿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虚实之间》一书）

福虽未至， 祸已远离

● 何飞鹏

在50岁以前，我通常只算计眼前的利益，从没想过如何面对自己行为的丑陋与内心的狰狞。而50岁以后，我能比较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开始知道：或许能骗得了别人，但自己绝对骗不了自己……

这与我经历的一件事有关。

那是一次长假的最后一天，在球场享受了一下午的阳光后，我在夕阳中开车回家，一切都十分轻松美好。或许就是太放松了，我差点错过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当我因急着转弯而减速时，就听到车后传来紧急刹车的声音，随后一辆厢型客车从我左方掠过，车身不断晃动，显然开车的人已经控制不住方向盘，接着就看到厢型客车撞向路边的护栏，然后车身倒转，翻倒在护栏边。

我被这一幕吓住了，停下车来，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随即上前救人。我从车窗中拉出了一车的人，大多数是妇人和小孩，邀天之幸，除了一个小孩的手部破皮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受伤。



惊魂甫定，开车的妇人开始责怪我为何紧急刹车，我除了不断道歉之外，什么也不能说。虽然两车没有擦撞，但因为我的减速使她遭受惊吓，我自认有一些责任。

接下来交通警察就来了，经过勘察，厢型客车被拖回交通大队，我也一起前往，等待警方的裁定结果。

警察在确定两车没有擦撞之后，告诉我没我的事，我没有任何责任。这个说法当然引起对方的不满，而且妇人不断强调，她的车是租来的，她赔不起修车费。

在听到我没有任何责任时，我没有一点喜悦，我确定是因为我减速才使她受到惊吓。虽然她的车速实在太快（警察的说法），以致翻车，但我觉得我应该负一些责任。

于是我承诺协助她修车，我说了一个我认为一定够的数目，但妇人不满意，反倒是警察说话了：“人家愿意道义上帮忙修车，已经很好了，怎么还要讨价还价？”我没有怪妇人不知足，我同意按她的意思再加些钱。第二天我就将钱汇给了她，结束了一场“假日高速公路惊魂记”。这件事情，在之后的一个星期中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我十分感谢上苍，它真是太厚爱我了。

第一，这可能是一场大车祸，说不定会赔上我自己的性命。

第二，就算我没事，但对方如果有人受伤或死亡，我在法律上、在心灵上都难辞其咎。财务还是其次，重点是心灵上的煎熬，可能让我终生难安。

可是上苍怜惜我，竟然没有任何人受伤，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付一些钱，帮对方修好车子，我可以安心，也让自己为自己的疏忽付出些代价。给自己一些教训，绝对是应该的，我再一次感谢上苍。

● 蔡 澜

超越死亡



《国际先驱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在法国尼斯，有一个叫狄米雪的女人，嫁给了已经死去的爱人。

1959年，法国南部某地的水坝爆裂，洪水淹没了整个城市，数百人死去。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去受灾地视察时，一个女人向他哀求，要嫁给已经与她定好婚礼的死者。

“我答应你，小姐，我会记得你的。”戴高乐说。

很快地，国会出台一条新法，承认那位小姐的婚礼有效。之后，有很多失去爱人的人都向政府申请与逝者结婚。

但是法律对此是有限制的：第一，和死人举行婚礼者，必得将要求寄给法国总统；第二，要是总统考虑同意，就会将请求交到律政司处理；第三，律政司再将请求交给管辖申请者所在地的地方官；

第四，地方官会约见死者的亲属，要是亲属不反对的话，案件才算被受理。地方官审核之后再吧案件一级一级上报，最后交到总统手上，一切没问题后，总统才会正式签字批准。

尼斯的狄米雪经过正式申请，终于在2003年得到批准。等至2004年2月10日，她才和死去的爱人结婚，因为这天是丈夫的30岁生日。

婚礼上，狄米雪没有穿白色婚纱，而是穿了一整套的黑西装，像特吕弗电影中的黑衣新娘，坐在镀金箔框的椅子上。旁边，是一把空椅子。丈母娘在后面观礼。地点在地方官署，这件事教堂还是不能接受的。

礼毕后，新娘就冠上丈夫的姓氏，但是财产是不能分的。

当然，如果未完成婚礼之前男的去世，但女的已怀了孕，又另当别论，不过也要经过遗传基因方面的鉴定吧？

这则新闻很感人，特此记载。最后狄米雪快乐地把丈夫的骨灰放在床边，她说：“我已经把死亡也超越了。”

（王文华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张定华图）

我再度回忆起年轻时妈妈对我说的话：“做人做事，不能对不起任何人，如果自己有错，一定要坦白承认，否则就算你能逃过外界的制裁，也逃不过内心的自责，而且有一天，上苍总会在别的事情上给你报应的。”

我不是怕报应，我只是怕逃不过午夜梦回的不安。因为这会跟着我一辈子，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我又想起另一句话：“福虽未至，祸已远离。”我有何德何能，期待上苍赐福，如果能远祸，就心满意足了！

这件事发生后的一段时期，我内心无比安适，我知道我的人生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我知道我不需要在众人之前伪装善良；我更努力在

四下无人之时“慎独”，不因为别人不知、外界不察而逾越内心绝对的尺度。

我真的感激上苍的疼惜，因为这件事可以有太多可能的悲惨结局，却以最平和的结果出现，这当然是上苍对我的厚爱。我既已远祸，在金钱上有所付出，以赎我的隐蔽性罪过，这自是理所当然。

但我仍不确定我是否能永远如此，如果付出的金额再大一些，我仍愿如此做吗？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坚守道德的困难，因为能否始终如一，是我自己一念之间的决定，而我真能坚定不移吗？

（远离尘嚣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1月21日，张骏图）

● 罗 伟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遇害者竖立的27个天使像

黑暗里的生命之光

2012年12月14日。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

9点30分。

一年级教室里，传出悠扬欢快的歌声。罗伊格老师正带着她的14名学生享受美妙的晨会时光。

9点40分。

一个恶徒在向他们逼近。

那是一个名叫亚当·兰扎的20岁男子。他身着黑色军服、防弹背心，携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步枪。他避开校外的警方巡逻车，闯入学校。

9点41分。

他已经闯入第一间教室。

校园里，歌声依旧。

“砰！”

第一声枪响。

会议室里，女校长道恩正在与校区戴安、学校心理咨询师玛丽讨论工作。

“砰！砰！砰！”枪声持续传来。孩子们凄惨的叫声也随

之传来。

她们清晰地听到了声响。道恩和玛丽首先冲到走廊。

枪手已经冲进学校主楼，一边前行，一边扣动扳机。

道恩向走廊尽头冲去——她要抢在枪手到来之前关上大门，封闭通往教室的路。

她正准备拧紧门闩，可枪手已经到来，和道恩正面相遇。

“砰！”那扇生命之门还未来得及关闭，道恩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大门已经打开，玛丽别无他法，她把手伸向了广播开关。

子弹向她袭来。玛丽倒下，广播开启。

地狱之门开启，可是，她却做了一份上帝的工作——全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从广播里清晰地听见枪声和尖叫声。

信息传来，老师们立即行动。

没有丝毫迟疑和慌乱。

在生死关头，他们没有流露出半分恐惧。

一年级的维多利亚老师迅速把孩子们藏进壁橱里。

枪手破门而入，冰冷地问：“人呢？”

维多利亚背对着壁橱，冷静地面对枪口，指指窗外的远处，淡然一笑，说：“在体育馆里。”

“砰！”

维多利亚用身子挡住了子弹。她用她那单薄的身躯为孩子们筑起了最后一道坚实可靠的生命之墙。

孩子们沉着冷静，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孩子得救。老师死去。枪手转移。

四年级教室里，凯特琳迅速地把孩子们藏进了洗手间。随后，她拖来一个沉重的书架，顶在洗手间门上。

她明白，这是一场近乎绝望的抵抗。但是，她不能失去生的信念。她努力平复内心的绝望，使神色平静下来。她的语气里透出冷静和坚定：“坏人在外面，孩子们好好听话，要等待好人救援。”孩子们从那平静的神色和冷静的腔调中读出了信任与可靠。

有些孩子已经嗅出了可怕的气息，将要哭出来。于是，凯特琳一遍又一遍地安慰：“孩子们，我爱你们。别怕！我会空手道，能为你们打出一条血路！”

9点50分。警察到达学

风景不转心境转

● 林夕

1082年，苏东坡途中遇雨，没带雨具，常人在此情况下只有“狼狈”二字，雨点打在竹林发出巨响，不是不寒心的。好一个苏轼，就这样写下宋词中我的最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不用“不听”，而用“莫听”。

不听，那种坚决，就要运用意志力，跟雨声抗衡；莫听，是你可以选择听，但声音也只是外物，你的心可以决定听不到。听不到，着一“莫”字，境界就从容自主起来。

“何妨吟啸”，那“何妨”也是一派优游，反正变成落汤鸡的现实无法改变，倒不如吟起当时的流行曲。无法改变的事情，就让它自然存在吧。

苏老当时只拿着竹拐杖，穿《倩女幽魂》里的那种草鞋，从头到脚尽湿，没有

骑马，真是一步似一生。但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从负面自嘲发掘出乐趣，雨中持杖，穿轻便草鞋，比骑马还轻便。

雨停了，“金句”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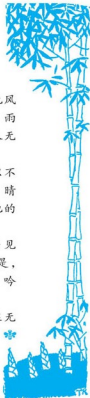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境界较低的是，好了，雨停了，身干了，雨后自有晴天，人无须在逆境中慌张。

苏东坡却更通透无碍，雨可以不是雨，逆境中凭心境自乐，于是，晴天也不是晴天，万法无常之变与他的心境无关。

我常常想，万一因时运低而见鬼，也会学苏老，心里无鬼，于是，看不见，看不见，然后转身走开，吟啸：“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七个字的境界，值得我们在无常变化的处境中用来做口头禅。

（苏骑士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来你非不快乐》一书，丰子恺图）



校。

他们迅速地控制了现场并有秩序地把孩子们疏散至校外。

“咚咚咚！”凯特琳所在的教室响起了敲门声。

“完了！”凯特琳心里发出绝望之叹。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里面的人开门！”

凯特琳并没有被冲昏头脑：“警察？请你们把徽章从门下扔进来！”

警察滑进。凯特琳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她把钥匙扔出。警察顺利地打开门，营救成功。

当警察找到那个罪恶的枪手时，他已饮弹自尽。

2012年12月14日，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在这场惨案中，28人逝去，其中包括20名孩童。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那一天，没有了放学时的美妙铃声，取而代之的，是桑迪·胡克寂静街道上悲痛哀号的警笛；那一天，没有了载着孩子们欢快回家的校车，取而代之的是陪伴着悲伤母亲的警察；那一天，3位伟大的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黑暗的血色星期五。

在这一天里，人们经历了痛彻心扉之伤。然而，在这一场劫难中，人们分明看见了人心的善良与勇敢。正是那一份份发自内心的、坚定无私的大爱，让老师们获得了伟大的力量。在这一场生与死的对决中，是她们用自己的单薄之躯封堵住了死亡之门，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她们所爱的孩子们。

黑暗里，邪恶犹存。可是，光亮却更为耀眼。

有了爱便有了勇敢。这样，即使再沉的黑夜，也会闪烁出最为耀眼的生命之光。

（郝景田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蝴蝶梦，

玻璃心

● 梁国亭



1994年，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民选的黑人总统。在第一次对南非议会的演讲中，76岁的曼德拉朗诵了《尼昂加死去的孩子》这首诗，读着读着，他的泪水不禁涌出。读完诗，曼德拉环顾全场，缓缓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诗。”这首感人肺腑的诗就在那一天传遍全世界，广受赞誉。但是，这首诗的作者英格兰·琼蔻却永远听不到这样的褒奖了，她已经长眠于蔚蓝的海水之中。

英格兰·琼蔻小时候和离婚的

母亲同住。母亲不爱说话，英格兰·琼蔻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单的孩子”，没有体会过家的感觉。10岁那年，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英格兰·琼蔻只好和妹妹搬到了父亲家。她渴望父亲的一句认同、一声鼓励，但父亲的微笑就像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离她好远好远。她开始写诗，一方面是因为她对痛苦的感受异于常人，性格中有着极度的敏感和放大的不安；另一方面，这个天真的女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父亲沟通。文字成了她感情的出口，她说说不出的情

感、她对世界的爱与欲望，在一行一行短句里，幻化为一只俏丽神秘的黑蝴蝶轻舞飞扬。她满怀期待地把诗作递给父亲，想不到父亲看到一半就撕掉了，然后丢进了炉膛，转身离去。那一刻，化为灰烬的不只是诗作手稿，更是父女间的亲情和少女内心弥漫的希望。她选择了逃离，脾气变得古怪，喜欢一个人去海滩，结婚也是为了逃离父亲，在她自己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就有了孩子。

英格兰·琼蔻曾经无比向往远方的欧洲。但后来她亲自到了欧洲之后，逃离到法国巴黎的黑人作家尼克西却眼含热泪，一字一顿地对她说：“欧洲，只可能是欧洲人的天堂，永远不是非洲人的家。”万分失望的英格兰·琼蔻回到了南非。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光天化日之下白人警察射杀黑人儿童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英格兰·琼蔻眼中流泪，心中流血。整整三天三夜没睡，她创作了《尼昂加死去的孩子》。在这首诗中，英格兰·琼蔻反复诉说被射杀的孩子没有死去，她用诗句将暴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获得了民众支持，却激怒了父亲，因为她的父亲是顽固的保守派。时任政府审查部门部长的父亲，正准备起草限制文学艺术出版尺度的审查法案。英格兰·琼蔻不满自己和朋友们的创作遭受打压，因而放言抨击，这使她与父亲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父亲

原创

[[读者·2013·7]]

在盛怒之下，甚至决定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雪上加霜的是，在南非旧政府任职的丈夫就像是父亲的影子，也不由分说地嘲笑她、冷落她。

一次偶遇，被现实压得透不过气的英格丽·琼蔻邂逅了另一段爱情。她在海边游玩时差点儿溺水，幸被同在海滩上的小说家杰克救起。英格丽·琼蔻向来很欣赏杰克文采，这次相遇也使她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爱如潮水般将她包裹，她变得不管不顾，毅然离开早已形同陌路的丈夫，带着女儿，搬去与已有家室的杰克同住。她天真地以为上帝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可以找到情感的归宿。就像爆发的火山一般，她无比热烈地将内心情感化为文字抒发，并着手准备个人新一部诗集出版……可惜的是，坎坷悲惨的成长经历使她变得任性乖张；已婚的杰克对两人的关系持有疑虑，始终不愿给予承诺。也许这个男人的内心，只看重男女间的欢愉，而忽视承诺与责任的分量。就在这个时候，英格丽·琼蔻发现自己怀了杰克的骨肉。病因交加的英格丽·琼蔻什么都没有，哪怕是一张纸，一支笔，她用手指在玻璃上写诗，体力不支晕倒。她向杰克求助，无果；她转而求助于父亲，没有回音。

她就像是现实世界的一个透明人，被人无视。英格

丽·琼蔻的心就像一颗摔在水泥地上的玻璃球，支离破碎，七零八落。她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告别，和这个世界告别，永远。

这样一个曾经在绝望深渊里赞扬希望、在遭遇死亡时展现生命美好的女人，当亲情和爱情都随风而逝，终于，无奈地选择了投身大海，将32岁的年轻生命化为广阔大海里的一朵浪花。诗人的寂寞总会伴着海水蒸发，诗人的爱情被一浪一浪掩埋。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7岁的女儿及诸多感人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即为诗集《黑蝶漫舞》。

2011年，荷兰女导演宝拉·范·德·奥斯特将英格丽·琼蔻的多舛人生拍成电影《黑蝶漫舞》。影片中的英格丽·琼蔻不断寻找心灵的故园，不断寻找爱情的彼岸，不断追求灵魂的自由。影后卡里斯·范·侯登将容貌美丽、才华横溢、至情至性的英格丽·琼蔻饰演得活灵活现。该片荣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女主角也斩获纽约翠贝卡影展最佳女主角大奖。

“每一只蝴蝶从前都是一朵花的灵魂，在花丛中飞舞是在寻找前生的自己。”看完电影《黑蝶漫舞》，我仿佛看到自己眼前飞舞着一只蝴蝶，它怀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却有一颗玻璃做的心。❀

（冯 煌图）



你也许并不认识你自己

● 扎西拉姆·多多

如果可以接受自己也不那么完美，就不用忙着去粉饰；如果可以承认自己并不那么伟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如果可以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就不用吵着去反驳；如果可以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不用哭着去申诉；如果可以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了。

一定要找机会去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你、在乎你、要求你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是你开始认识你自己的最佳时刻；没有人在乎你，是你开始照看自己的最好机会；没有人要求你，你才拥有空间审视自己的真实需求。❀

（暖 冬摘自中信出版社《喃喃》一书）



被检阅的爱

●〔新加坡〕W小姐

8月初，伍先生的体检报告出现异常情况。

医生打电话来，约了时间，说尽快回去复查。

我跟伍先生一起走入医生办公室，才知道他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报告显示，很有可能是恶性的。

从医院出来，我和伍先生的手紧紧地握着，气氛有点儿凝重。

“老公，你死了有没有保险赔呀？”

“有的，50万新币。”

“才这么一点点啊。”

“是呀，公司只有这么一点点赔。”

“所以你可以死啊。”

“当然不会啦，傻瓜。”

我们两个都笑着，但是眼圈都红了。

那几天，来看儿子的公婆住在我们家，我和伍先生每天陪他们吃饭、逛街、看港剧，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晚上回房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才会聊到这个话题。我说：“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熬夜、抽烟、乱吃东西了，摩托车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常常开了。”他说：“好，我以后都听老婆的。”

因为总是熬夜，伍先生很喜欢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发短信：“老婆，我爱你。”那几天晚上他辗转难眠的时候，又偷偷发短信给我。他说：“老婆，我好想下半生也能这样爱着你，我想一辈子都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我像往常一样既没有回复，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当伍先生一大早出门，骗他爸爸妈妈说去上班，实际上是去看医生时，我的心好像被抽空了一样。我开始一条条地给他写短信：

“老公，没关系的，哪怕还有一丝力气，我也会和你一起战斗到底。”

“就算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也会好好活下去，因为那不是你的选择，那是命运。”

“老公，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蠢事，不管你曾经对不起谁，这一次都算你还清了。没有人能从我身边将你带走，没有人！”

我们预约了手术时间，定在了8月28日，那一天是我的生日。

我说：“那一天，你一定要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

“一言为定。”他答应。

我们送走了爸爸妈妈，然后订了回中国的机票。我在我的母亲面前也只字未提，只是不停地带伍先生去吃各种羊肉宴：羊蝎子、烤羊腿、羊肉串、清炖羊排。每天吃到伍先生肚皮鼓鼓。我从小到大从不沾羊肉，甚至连闻到都会反胃，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就坐在他身边陪着他，看着他吃。

我想，在能吃的时候再多吃一点儿，能爱



心灵咒语

● [德] 尼采

◎ 曹逸冰 译

君子之交淡如水

摆出无比亲密的态度，装模作样地与对方套近乎，频繁地联系对方。这都说明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得到了对方的信赖。

若是相互信赖，便不会依赖亲密的感觉。在外人看来，反而显得有些冷淡。

要赢，就要赢得彻底

在竞争中，勉强获胜并不光彩。要赢，就要赢得彻

底，而不要以细微差距取胜。

这样一来，对方就不会心有不甘地想，“差点就赢了”，也不会产生自责。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神清气爽，坦然赞许赢家的胜利。

令对方出丑的险胜、微妙的赢法、令人遣恨的赢法都不好。这便是赢家的礼仪。

（超 人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尼采的心灵咒语》一书）

的时候再多爱一点儿，能拥抱的时候再拥抱得久一点儿。

我和伍先生，从最初在一起到现在，都一直十分用心地爱着对方。我们有那么多琐碎又美好的小回忆，那么多想起来就会会心微笑的幸福片段。我们约定要在中国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他穿机师制服，我穿龙凤褂裙。他还说，要自驾游遍中国，走丝绸之路，走川藏线。生病以后他甚至说，要穿越无人区，去探访楼兰古国。

我说：“如果你真的生病，我们就把房子卖掉，开始环游世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说：“好。”

把后路都想好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8月28日一早，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衣物，住进了单人病房。

量血压，测体温，做术前准备。

一直等到下午3点左右，伍先生才换好了衣服，被推出病房准备手术。因为紧张，他有一点儿掩饰不住的慌乱。我抱着他吻了又吻，用手不断抚摸着他的脸想给他力量。他被推出去很久之后，我的眼前都还是那张无助的脸。我冲进卫生间，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我在心里不断地祈祷着：“没事的，没事

的，一定没事的，谁也不能带走你，求求你，谁也不能把你带走。”

我在沙发上直直坐了4个小时，终于等到伍先生被推出手术室。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了。那一晚，我睡在病房的沙发上。

手术做完了，出院回家静养，一周后取报告。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依然每天腻歪歪的，我煲鲍鱼乌鸡汤给他喝，两个人边吃边看电影，日子没有一点儿阴霾地继续着。

一周以后，我们说说笑笑去医院取报告。结果显示，是良性的，不需要再做任何检查和化验，甚至连抗生素都不必再吃。

我们跟医生聊了一会儿，开了几句玩笑。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情绪起伏，我们谢过医生，拿着报告开车回家。

他继续在网上看他的越野车。我切了西瓜放在盘子里，然后坐下来，写下这篇文章。

生活，又这样平静地继续。只是我们都知，有一种东西早已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并且以后会枝繁叶茂下去。那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爱——就算遇到生死的考验，也丝毫不会动摇的爱。

（豆 瓣摘自《意林》2012年第20期，杜凤宝图）

王莽的棋局

● 波 音

做人难，做中国农民更难。

按照现在的说法，古代中国的农民绝对是弱势群体，他们肩负着缴纳国家绝大部分税收的重任，在官府中却没有选票，也没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和形象代言人。

不过，古代中国还是有一些位高权重者，他们感受到了民间疾苦，立志要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开展了一次次轰轰烈烈的“建设农村”运动。他们成功了吗？

两千年前，王莽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苍天！你已将天命授予我，但为什么不替我消灭反贼！如果是我有大错，就请用雷电击死我吧！”

如此哀号的人正是王莽。在四周义军纷起、逼近国都时，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只好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痛哭流涕地叙述自己的委屈。

王莽不是篡夺西汉王朝政权的乱臣贼子吗？他有什么可委屈的？其实，王莽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好人了，只是这个好人搞砸了事情，亲手毁灭了西汉王朝。

王莽早年丧父，好强的母亲节衣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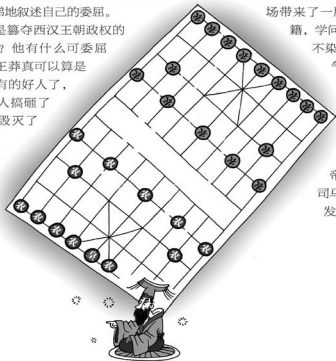
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王莽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勤奋钻研儒学。在圣贤之道的熏陶下，他胸怀大志，要以古人为榜样，匡时救世，做一个错误世界里的正确的人。至于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以古书为准。

于是，他对母亲尽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

西汉是名门望族垄断仕途的时代，王莽要当官，也不得不走这条门路。经伯父王凤的极力推荐，王莽渐渐步入政坛，并且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精通典

籍，学问出众，清廉自守，一尘不染。王莽对任何人都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公道。

王莽逐渐声名鹊起，公元前8年，汉成帝封德高望重的王莽为大司马，王莽开始独掌大权。发迹后的王莽并没有显露





出一点骄横之气，相反，他更加谦恭谨慎，经常把家财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广泛听取意见，招有贤德的人做官。他希望通过以身作则，扭转社会上的奢侈风气。他上下班乘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有一次，大臣们去他府上拜访，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竟被众人当成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并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疾苦。根据德政的精神，王莽还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王莽搬出《周礼》记载的方法，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西汉王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有“拨云见日、蒸蒸日上”的势头。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优秀领导干部，甚至是众望所归的领袖。

那时人们对腐败堕落的刘姓皇族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于是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最终，在公元8年的一天，王莽顺应“天命”，更重要的是顺应“民意”，当上了皇帝。持续20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了。当时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大事庆祝。

一个叫做“新朝”的政权出现了，王莽要在广阔的天地里大展宏图了。

新朝的政令如F1赛场上的赛车一样，嗖嗖地从朝廷发车，争先恐后地抵达全国。

农民和农业是国之根本，也是王莽首先要改革的方面。秦汉以来，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王莽认为，上古时代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他规定，人均土地100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要立刻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强迫人们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在服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实行官府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也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贷款额的10%，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粮食布帛之类的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按照成本价收购；求过于供时，政府立刻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从皇帝到百官，全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有全额的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官员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挨饿。

这些政令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棋局，王莽像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棋手，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从内容看，这些政策很像19世纪欧洲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全国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田地）平均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当年要是了解到王莽的大棋局，一定非常汗颜，因为王莽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在一片广阔的天地中描绘美好的蓝图了。

靠人品行走江湖的王莽绝对是个一等一的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的探花刘凤语，殿试那天，太阳落山，他还没有完卷。这自然是违反考场纪律的，惹得监考大臣要轰他出场。幸好礼部尚书常青见他书写工整，笔力道劲，让人发给蜡烛，由他写完！几天后发榜，刘凤语名列一甲，高中探花。与其说是常青慧眼识才，不如说是一笔好字救了刘凤语。

但好事多磨，相传乾隆皇帝常见到刘凤语时，发现此人其貌不扬，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不大喜欢他，就当场出对子

妙对

● 阎崇年



考他，刘凤语当即应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题，“摘星手”一语尽展帝王气象；而刘凤语以四时名花应对，“探花郎”更是一语双关，堪称妙对，传诵至今。刘凤语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参与纂修《高宗实录》，道光年间过世。

（景 然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大故宫》一书）

好人，但是论他经营天下的棋艺，就不那么精妙了。

比如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条，酷似某些农民起义军喊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目的是为了耕者有其田，让没有土地的人拥有土地。然而，地主豪强是汉朝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让他们把土地交出来，简直是与虎谋皮，这让他们以后还怎么生活？

地主豪强拒绝交出土地，于是王莽下令谁不听话就抓谁，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名门望族，都到监狱里去反省。很快，监狱就满了，可是监狱外的地主豪强还是“要地不给，要命一条”的态度。王莽直接挑战了王朝的统治力量。

建立国家银行、货币改革也是不靠谱的政策。王莽的本意是杜绝民间高利贷现象，出发点是很好的。民间高利贷由于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所以往往依靠暴力来运转，许多借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果能通过国家银行合法借贷，对借贷双方的确是有利的，这将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国家银行最宝贵的基础是国家信

用，同时必须维护货币的稳定，必须用法律来界定和保护借贷双方的权益。

王莽只是一味胡来，他在很短的时间里5次改革货币制度，另外造了28种货币，甚至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货币都如此混乱，何谈银行体系的信用呢？每改革一次货币制度，发行新货币，老百姓的财富就缩水许多。为老百姓服务的政策就这样把老百姓推向了赤贫的深渊。

地主豪强站到了王莽的对立面，下层百姓因为民不聊生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的“大众情人”一下子变成了国民公敌。各地豪强纷纷率众起兵，反抗王莽的新政。有人统计，在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出身的占29%，而豪强地主出身的占71%。

苍天也没有因为王莽的眼泪而心生怜悯。公元23年，王莽被攻入长安城的起义军杀死。他想要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理想社会，可惜到头来那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岁月长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一书，喻 梁图）



5个铃铛

● [印度] 安东尼·德·梅勒

◎ 孙张静 译

从前，有家客栈叫“银星”。店老板竭尽全力把客栈布置得很温馨，并为客人们提供优质服务，客栈的收费也很公道。老板想以此吸引顾客，但不知为何，还是入不敷出。绝望之下，他只好求救于一位圣人。

圣人说：“太简单了，你必须修改店名。现在你必须叫它‘5个铃铛’，然后在门口挂上6个铃铛。”

“6个铃铛？太荒谬了，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

“你试试就知道了。”圣人微笑着说。

无奈之下，店主只好一试。结果是：每个路过客栈的旅行者都会走进店里，指出这个错误，他们都认为别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错。而一旦他们走进客栈，便会被里面的设施和服务所吸引，就会留下来歇息一晚，这样就给店主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好运。

世上没有什么比纠正别人

的错误更让人高兴的了。

（王 丽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失落的神喻》一书）

后悔得要死

◎ 贺雄飞

几个商人坐在饭店的桌旁，认真地讨论生意上的事情，一个小贩不时走到他们跟前，缠着他们买他的东西。

“我有上好的手帕和披肩。”他声音沙哑地介绍说。

有一个商人实在受不了他的纠缠，就决意捉弄他一下。他转向小贩，问道：“你有吊袜带吗？我要A型号的。”

“我的货型号齐全。”小贩说完就从货筐里拿出一双A型号的吊袜带。

“多少钱？”

“两个卢布。”

商人当即付了钱，小贩带着疑惑的神情走开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商人的同伴问，“你为什么不还价，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我自有用意，”商人愉快地回答，“他会因为没有要3个卢布而后悔得要死的。”

（诸葛选摘自漓江出版社

《四十一级台阶——犹太人的家教智慧》一书）

松鼠和狼

◎ 李冬梅 编译

一只小松鼠正在枝头玩耍。它从一个树枝上往另一个树枝上跳的时候，不慎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正在睡觉的狼的身上。狼怒气冲冲地跳了起来，想吃掉小松鼠。小松鼠恳求说：“请你放了我吧。”

狼气势汹汹地说：“我放了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们小松鼠为什么总是高高兴兴的？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你们，你们都在树上又蹦又跳，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开心呢？”

小松鼠说：“你先放了我。我回到树上再告诉你，不然我不敢说。”

狼放开了小松鼠。小松鼠回到树上后，对狼说：“就是因为你们作恶多端，所以才孤独寂寞。而我们小松鼠从不作恶，善待所有人，所以才开心快乐。”

（暖 冰摘自《讽刺与幽默》2013年1月25日，（丹麦）皮德斯特鲁普图）

● 薄 三 郎



谁能千杯不醉

喝酒脸红的具体缘由得从酒精代谢说起。

作为一种化学物质，酒精，也就是乙醇，绝大部分在肝脏内被分解代谢。首先，乙醇脱氢酶将乙醇“撕裂”为乙醛；随后，乙醛脱氢酶将乙醛转化为乙酸；最后，乙酸被转化为二氧化碳、水和脂肪。脂肪是酒精代谢产生的能量在体内储存的形式，这也正是喝酒会引起啤酒肚的原因。那么，脸红为何意味着不胜酒力呢？

这是乙醛脱氢酶出了问题，导致乙醛过多蓄积。乙醛可比乙醇毒辣多了，一丁点量就能让人醉态连连，表现为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有些人酒量大，其实是他们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相对够用而已。而缺少

乙醛脱氢酶的人，他们体内的酒精不能被快速代谢，自然少饮即醉。

“亚洲红脸”：当心患病风险

研究发现，半数左右的亚洲人在饮酒后会出现“亚洲红脸”（其学名叫“酒精性脸红反应”），这种现象在其他种族里很少见到。这是基因在作怪：很多亚洲人的乙醛脱氢酶基因（ALDH2）出现变异，导致乙醛脱氢酶在体内存量不足，欧美人士却极少出现这种情况。这正符合一项调查结论：白种人60%较能喝酒，黄种人60%不能喝酒，黑种人则对半开。换句话说，通常欧洲人比亚洲人能喝。

对此，美国进化医学专家

沙伦·莫勒姆在《病者生存》中这样解释道：“早期欧洲人采用把水发酵的方式来净化水，而早期的亚洲人则采用煮沸或泡茶的方式来净化水，这小小的差异让欧洲人在进化过程中，承受更多的酒精压力而促使他们酒量大增。”

国内曾有调查表明，属于乙醛脱氢酶缺陷型的人，女性比男性占的比例大，南方人比北方人占的比例大。这或许是男性比女性能喝，北方人比南方人酒量大的原因之一。

喝酒脸红者要小心了。喝酒脸红不仅是不胜酒力的表现，而且还可能跟某些疾病扯上关系。

美国国家酗酒与酒精中毒研究所在《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给喝酒脸红的人敲响了警钟。作者 Philip J. Blinks 声称，东亚人普遍的酒精性脸红反应是因为 ALDH2 的遗传性缺乏。这类人不但酒量不行，即便适量饮酒也会大幅增加其患食道癌的风险。其他研究则显示，ALDH2 缺乏者若大量饮用高度酒，则患酒精性肝病、肝癌的风险也将增大。

酒量：饮酒基因影响几何

一直以来，民间都认为酒量是练出来的，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新的说法。该研究表明：酒量大小及有无酒瘾，绝非后天锻炼养成，而是由“饮酒基因”决定的。

香港人多地少，却是少数有能力处理晒衣问题的地区之一，或者说，香港人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天赋。

50多年前，港人已发明“筴民”办法，一张床可以按三班制分租给3个人轮流睡。而同时期香港政府也开始建“徙置区”，也就是平价屋。平价屋里没有晒衣场，却有晒衣架。这种晒衣架是一根长竿，和大楼墙壁成90度角。整片高楼，插满千竿万竿衣



港人晒衣

● 张晓风

物，簇簇拥拥；且由于挂得高，有了距离，钻裤而过的尴尬居然没有了。后期盖的

大楼有了晒衣绳，晒衣绳有些用三边木栅栏围住，可遮挡视线，却不致遮挡阳光和清风。

是否喜欢一个城市不在于那个城市有没有埃菲尔铁塔，有没有垂柳夹岸的长川，而在于那个城市有没有一双温暖的手臂，可以悄悄围住尘世中疲倦的过客，并且给他们一枝之栖。

（滴水映阳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送你一个字》一书）

研究者 Raymond L.White 发现，15号染色体上部分基因与喝酒程度紧密相关。这是一群基因在起作用，经过复杂的变化过程后，影响人对酒精的反应。有趣的是，饮酒基因能随繁殖代代遗传。

但这并不完全表示，老爸能喝一斤，儿子肯定少不了八两。

首先，研究者不能确定这种遗传是否会受后天环境影响，要知道，大多数家长教育孩子要烟酒不沾。其次，基因虽能遗传，但能起多大的作用，也未能确定。或许在将来，饮酒基因能为科学家提供思路，并因之而发明改变饮酒基因的新药，帮助人们戒酒。

科学家言之凿凿，说酒量是练不出来的，可是长久的“战斗”经验告诉我，在不得不面对的酒桌上，上来一顿猛吃，多吃高脂肪的食物，多喝点水或酸奶垫底，能让自己

“阵前不倒”。仔细分析，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饮酒前多吃，有助于延缓酒精在胃肠道的吸收，还能使大部分酒精与食物相混合，进而降低单位体积消化物中的酒精浓度。换句话说，这就像是缓释药剂，原本半小时被吸收的药物，被延长到几小时以上吸收。这意味着，体内酒精的吸收与代谢能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此时，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虽已经让人微醺，但尚不足以让人醉倒。

醉酒：解酒无妙计

现在，我已经喝醉啦！我该怎么办？

医学上，醉酒被称为“酒精性中毒”。酩酊大醉后，很多人都言之凿凿地告诉你一些解酒的独门妙计：喝浓茶、服用保肝药、吃香蕉及多喝水。

很不幸，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方法有用，有些甚至是

有损健康的。

早在2005年，英国、荷兰的科研人员就通过实验检验过一些常见解酒方法。这些方法包括3种药物解酒法、4种食疗法和果糖解酒法。结果显示，它们对缓解醉酒后的某些症状（如恶心、头痛）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解除醉酒状态。换言之，对于醉酒没有什么好方法，要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解酒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目前，打着解酒名号的药物有很多，恼人的是，医学上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解酒药。广告中吹得神乎其神的药效，其实只是给饮酒者心理暗示而已。换言之，解酒药的功効多半是起安慰剂作用。解酒药的成分多为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酶，顶多有缓解头痛、恶心的作用，绝不会使酒量倍增，让人千杯不醉。

（李乐洋摘自《大众健康》2013年第2期，黎青图）

谁最不喜欢航班延误?

旅客不会排在答案中的第一位,甚至也不是第二位。

航空公司

最不喜欢航班延误的,首推航空公司。

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行业,如同航空公司这样以分秒来计算自己的运营成本。因为它运转过程中的每一项支出,都是以分钟计算的——运营成本、人力成本、燃油消耗、机位租赁、旅客服务等。

正常情况下,机票可以涵盖所有这些支出。一般来说,机票全价中的35%用来支付燃油成本;25%用来支付飞机折旧费;给机场空管、服务的费用大概共占10%;航空公司内

部管理费用(比如办公费用、行政人员薪酬)约占10%;旅客们在飞机上享受的服务,包括餐饮、空乘人员的工资等占10%。剩下的10%,就是航空公司的利润。

一张从北京飞往广州的全价经济舱机票,价格大约是

买了打了5折及以上折扣机票的乘客,占的便宜可不小,这样的价格,连飞机运营的固定成本都无法收回。航空公司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赚个吆喝”,在旅游淡季勉强做到“不赔油钱”。

在这种情况下,航班每延误一分钟,航空公司的损失都是直观可计算的。倘若把这些损失用出租车上的计价器表示出来,那个计价器跳表的速度,恐怕会让任何一个不心疼钱的人也要捂住胸口。

比如,一架波音737(可搭乘150人)每在地面上多滞留1小时,就要付给机场额外的停机费(每个机场及航空公司的标准不尽相同)。一两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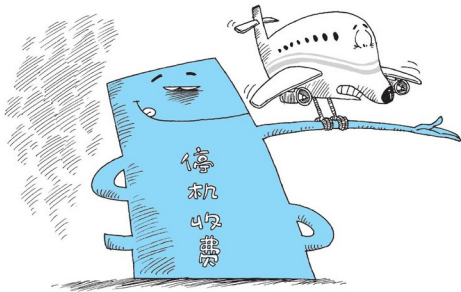
的延误,飞机不能熄火,平均每小时会耗费2.5吨航空

航班延误也有受益者

●王 臣

1700元人民币,其中有595元买了航空燃油,425元用来更换零件和维护飞机,付给机场、航空公司行政部门、空乘服务各170元,最后,每位乘客大约要贡献170元给航空公司作为利润。

但是,一次航班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了全价票,也并不是所有航班都能满员。那些





油料。旅客在地面的食宿、餐饮、误机补贴，空乘人员的加班费用另算。此外，一架波音737每年的租赁费、维修费、航材费等就要耗费6460万元，间接运营成本为585万元，按每年可飞365天、平均每天飞行12小时计，它每小时花在这些项目上的运营成本就达到1.61万元，也就是说，每停在地上1小时，就凭空浪费了1万多块，还不算额外支出的费用。

机 场

机场也不能算是高兴者。

机场收入的绝大部分最初都来自航空公司：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安检费及夜航、高峰时刻附加费。换句话说，看起来旅客在机场享受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然而实际上——哪怕上一次厕所——都已经通过机票付过钱了。

不提机场建设费，那些和机场的服务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倘若有飞机延误，机场可不像饭馆一样，“预订餐位，过时不候”——你不来，还有下一拨客人。无论是飞机无法起飞，还是无法到达，机场都只能等候。而且，一次航班延误，很可能导致机场整体调度都要调整。

倘若遇上滞留旅客太多，人们情绪激动，一呼而起，打砸机场设备，那成本就更高了。2012年，国内发生多起滞留旅客打砸机场设备事件，

大部分情况下没人会为此赔偿机场的损失。

受益者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皱眉头，机场的终端服务商便是航班延误的最大受益者。

零售、停车、广告、特许经营和其他商业合作伙伴，来自这些非航空方面的收入，在1997年时，只占中国民航机场全部收入的30%。后来国内机场纷纷积极开展商业零售业务，至2011年时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41%。不过，发达国家的机场已有60%的收入来自非航空收入。

“非航空收入占比越高，机场的盈利能力越强。”中国民航大学经营系教授李晓津说，“航班延误时非航服务做得好，也可以降低航班延误带给旅客的不良心理影响。”

的确，航班延误时，谁会抱怨肯德基、麦当劳、永和和大王或星巴克呢？来一杯拿铁咖啡吧，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2011年，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收入平均值为51.16亿元，远远超过其他机场的收入，它们的非航收入占比分别为38.35%、48%和46.24%。

随着乘客提前候机时间越来越长、航班延误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地面经营商的前景极为乐观，许多地区的机场不只有餐厅、咖啡厅、商店、报刊店，甚至还有按摩服务。

机场看似是一个封闭的超级商场，但李晓津说，候机楼商家的竞争其实很激烈，尤其是大机场，进驻的终端商很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尽可能多的客人，各个商家都很花心思。“比如首都机场，2012年的客流吞吐量可能超过了8100万人次，只要稍微降价，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消费。”

“航班延误有可能会刺激这些消费，”李晓津说，“不过也不一定，它们的命运还是和航空业作为一个整体紧密相关的。航班延误多了，谁也没心情消费，商家最后还是要关门。”

（常勤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期，小黑孩记）

语 丝

● [英] 沃尔德

梦想家是那种只能够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的人，对他的惩罚是他只能看到拂晓，而世上其他的一切他都看不到了。

我想指出的是，生活模仿艺术要远多于艺术模仿生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艺术是世上已知的最强烈的个人主义模式。一致性则是缺乏想象力的人最后的避难所。

永远都要原谅你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恼火了。

（月月鸟摘自乐读网）

● 季羨林

二月兰



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成了二月兰的天下。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以多制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于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的小土山开始，走遍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我实在觉得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两者颜色真是一股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由它去吧。

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

碰到小年，它们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用得真是无比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

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花好像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上，“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二月兰旁的青草丛里去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会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总穿过左边二月兰的紫雾，右手边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而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用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它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如今，天地虽宽，阳光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烟如烟，原来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

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它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它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

当时我的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管，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量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它们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它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表示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尽管窗外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意融融。我庆幸，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意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

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渊，一直走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否极泰来，不知怎么，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到哪里去了呢？我感到异样地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不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老猫》，意思很简明，我一生有个特点：不愿意麻烦人。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要改变这个特点吗？不，不，不想改变。我真想学一学老猫，到了大限来临时，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订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状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楚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案。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几十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它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绽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1993年6月11日写完

（富丽摘自新星出版社《真话能走多远》一书）



季羡林和他的猫



神奇的“九毛九”

● 威廉·庞德斯通 ○ 阎佳译

九毛九的神话

一项调查声称，30%到65%的零售商品价格都是以数字9结尾的。乔布斯曾坚持iPad下载歌曲的价格是0.99美元/首（视频下载则为1.99美元/个）。2009年，苹果发了慈悲，歌曲下载新增了0.69美元/首和1.29美元/首这两种价格。

这一现象的典范，是九毛九杂货店（类似国内的一元店）。20世纪60年代，大卫·戈尔德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酒店。为了清空店里那些走货速度太慢的低价红酒，他贴了一张横幅，上面写着：“红酒世界，你的选择——九毛九。”这招挺管用，似乎只要是九毛九的东西，顾客们便照单全收。

在这家店里，红酒以前的标价从0.79美元

到1.49美元不等，有趣的是，“原价七毛九的，标成九毛九后卖得更好；原价八毛九的，标成九毛九后卖得更好；当然了，原价一块四毛九的，标成九毛九后也卖得更好”。“九毛九效应”如此惊人，戈尔德当时开玩笑说，真该开一家商店，里头所有的商品全卖这个价。

玩笑成了现实，1982年，戈尔德开了第一家“九毛九店”，该连锁店目前约有277家分店。随后，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起着类似名字的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魔力价格

一个比整数价格稍低的价格，被称做“魔力价格”。这通常意味着价格以9或99结尾，但98和95也有同样的效果。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士认为，魔力价格只是个无伤大雅的迷信罢了，没什么坏处（自然也没什么好处），但这拦不住零售商使用它们。到了20世纪80年代，卡尼曼—特沃斯基的理念又把对心理定价的关注热情点了起来。1987年至2004年发表的8篇论文报告显示，较之相邻的整数价，魔力价格带来了平均24%的销售增量。

但别对这个数据太当真。销量增长的百分比差异可大了，有些几近于无，有些却高达80%。以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安德森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邓肯·西梅斯特所做的实验为例，他们找到一家邮购公司，把产品目录印刷成多个版本。该公司销售价格适中的女装，通常使用以9结束的整数作为销售价格。两人选中了一件39美元的产品进行测试。在实验版本的产品目录中，同一产品的标价分别是34美元和44美元。依照公司的邮件列表，这些目录被寄送到了随机抽选的规模相当的社区。

结果，产品在以39美元的价格销售时，销售量比其他两种价格情况下都多。最重要的一点发现是，为39美元埋单的人比为34美元埋单的人多，魔力价格不仅带来了更大的销售量，也使单笔交易的利润更高。具体数据见下表。



关于睡个好觉的对与错

◎刘庆书 译

低温的环境下能睡得更好

错。睡觉时房间的温度最好不要超过20℃，但是也不应该太低。为了保证呼吸顺畅，空气也不能太干燥。

睡前泡个热水澡可以睡得更平静

错。泡热水澡会阻止我们入睡！当我们想平静地入睡时，最好泡个温水澡，并在水中滴入几滴花香精油。

良好的床上用品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对。但不仅仅如此！有研究显示：良好的床上用品可以使人少睡53分钟，获得同样的睡眠质量。两人一起睡时，也可以睡得更好。

睡前读书很好

对。要睡得安稳，睡前准

备非常重要。睡前读书可以赶走干扰睡眠的想法。相反，看电视会使人保持清醒状态。

一晚的睡眠时间最好为9小时

错。成年人一晚的平均睡眠时间为8小时，但是有些睡得少的人可满足于一晚6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一些睡得多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才能得到充分休息。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些差别与基因有关。因此，不可能制定一个标准，每个人都应根据增加和减少睡眠时间导致的自身反应来确定自己需要的睡眠时间。

午休是必不可少的

可对可错。我们的生物钟节奏因人而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午间休息。但是，十几分钟的短暂午休确实可以使人下午精力集中。一些企业因此设置了午休场所，以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

缺少睡眠可能导致肥胖

对。睡眠专家已查明了睡眠时间减少和肥胖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缺乏睡眠可能在年幼时就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影响。缺少睡眠可能影响新陈代谢，继而导致肥胖。

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睡得更

好。在黑暗中可以睡得更好，因此拉上窗帘，避免城市灯光或者阳光的干扰是非常有益的。同样，也应该关闭可能干扰我们睡眠的电子钟表所发出的灯光。

将手机放在床边可能导致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

对。手机发射的电磁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手机放在床边，可能让我们减少1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此外，接到电话或者收到短信也会打断睡眠。

（长寿花摘自译言网，Getty Images供图）

价格（美元）	卖出数量（个）
34	16
39	21
44	17

《福布斯》杂志曾得出结论：“九毛九连

锁店”的毛利润达到了惊人的40%，比沃尔玛高两倍。平均而言，该连锁店卖九毛九的东西，成本仅在六毛钱上下。

（天 摘自华文出版社《无价》一书，辛刚图）

前些日子，我在长沙出差，有一次步行穿过侯家塘立交桥。

这里是长沙城区的核心位置，人来人往。我低头刷着微博，无心留意这个城市的繁华。但当我路过那个坐在地上的老人时，她的衣着和周围环境的巨大反差，还是让我扭头看了一眼。我瞥见在老人的怀里躺着一个瘦小的孩子，我看到了她那双清激而又机灵的小眼睛。孩子的旁边撑着一把伞，勉强为两人遮挡一丝寒风。

看着那把被寒风吹得摇摆不定的雨伞，我下意识地拉上了棉衣的拉链，像很多路人一样，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

走出去10余米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再次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我心想，那会不会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在原地犹豫了几秒，我决定转身去看。

大概6年前，我去济南出差时，曾碰到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乞讨。那时孩子在熟睡，或许为了赢得更多的同情，中年妇女就将孩子放在大太阳下暴晒。后来当 I 有了孩子，回想起那个细节时，我断定，那个孩子肯定不是那个中年妇女的。一位母亲为了生存，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有可能把孩子作为道具，但是当她有能力为孩子遮一丝风挡一滴雨时，她不会放弃努力。那时，我就那么熟视无睹地走过去，后来我为此纠结了

很久，或许那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的冷漠，罪恶得以延续。

我抱着一丝怀疑折返。

那位老人看出了我的迟疑，于是拿出了一张残疾证。她说，残疾证是她丈夫的，她的儿子离了婚外出打工，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了，就带着3岁多的孙女外出乞讨。残疾证或许是假的，我想，这是骗子惯用的伎俩。老人又拿出了一张证明，是村委会写

的，很简单，只写了她是这个村的村民，并没有写她的家庭状况。

我看到残疾证上有村委会的电话，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核实。正当我准备掏电话时，一阵寒风将雨伞吹开，孩子的奶奶爬着把雨伞拉回来，然后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于是我知道，自己多心了！

或许老人感觉到，我并不是来施舍她的，便告诉我，她不愿意去救助站，因为在那里面吃不饱肚子，有一次孩子在里面还生了病，打了4天吊针。在老人的面前，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请好心人不要给救助站打电话，我们不去。

我掏出兜里仅有的3张20

救 助

● 孙春龙



我买了两部手机，用了两个号码，生怕错过一个电话，结果错过了更多的电话。我开通了微博，使用着微信，苹果电脑里依然留了一块地方给微软，结果少了老友相逢时的微笑。我装了卫星电视，甚至买了卫星电话，还住在卫星新城，结果发现自己很久没有抬头看那些繁星。要知道我小时候光看着星空就能呆坐两个小时，而现在未必有两秒的心境。

有一天深夜，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我的一部手机已经没电了，另一部手机随后也没电了。我的车里有充电的接口，可是我的汽车没电了。我翻出护栏，走下了高速公路，旁边就是田间的小径，好几百米外似乎有户人家。借着月光，向着孤灯，我步履蹒

跚，终于到了这户人家门前。这是最普通的江南农户家，两层楼，水泥场院，旁边就是一条不知道深浅的河流。

开门的老人有些提防。我说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

碎片

● 韩 寒



了，手机没电了，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吗？老人说：“可以，但我没有手机，电话机在里面。”

从他家出来，我恍若回到了自己童年的房子里。在等待救援的两个小时里，我也只能看着星空。你以为我开始中意这原始的一刻了吗？不，我居然还惦记着苹果手机里似乎有个可以分辨星座的软件。

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杂，话题越来越爆，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快，多睡几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就以为被人类抛弃了。我们知道的、得到的似乎总是越来越多，在上一次的同学联谊会上，我们不再谈什么山脉，我们谈的都是人脉。

（极品咖啡摘自《视野》2013年第3期）

元纸币，塞到老人的手里。没想到，老人竟然失声痛哭，她苍老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或许她能感受到，我不是在施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执意只留下一张钞票，将另外两张塞回我手里，她说：“好兄弟，我听你口音也是我们那一方的人，你出门不容易，不能让你断了盘缠。”

那一句话，让我突然湿了眼眶。

钱被我们推来推去，很多路人奇怪地看着这一幕。我把钱塞到小女孩的手里，看着她从奶奶的怀里掏出钱包，拉开

拉链，把钱抚平了一张一张地装进钱包里，然后再拉上拉链，把钱包塞回奶奶的怀里。之后，她对着我很羞涩地笑了笑。

钱包里除了一张10元纸币，剩下的全是1元的零钞。

老人说，这孩子很机灵。他们去过救助站，但在那里连肚子都吃不饱。后来出来乞讨，最起码能吃个饱饭，或许还能攒点钱，以后送孩子去上幼儿园。

有饭吃，有学上，这本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但是对她来说却是奢望。

就在我与老人交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孩买来一袋糖果，放到了小女孩的怀里；我看到有人驻足，掏出身上的零钱放到老人面前的碗里。我看到旁人的眼光里，不再是冷漠或嫌弃，而是悲悯与和蔼。

离开长沙之前，我再一次前往侯家塘，不过并没有找到那个乞讨的老人和那个机灵的孩子。或许我再也见不到她们了，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残存的悲悯是否已经开始苏醒。

（往 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何保全、于泉澄图）



哪怕只增 1%的税

●刘 瑜

我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2006年7月1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签署了一个17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局、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4.5万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州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的权力有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获得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

花销。2006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7月1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7月1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暂停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转。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45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6%提高到7%，期望以此每年获得11亿美元的进账，而这个提议遭到由反对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17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暂停政府运转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

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7月1号科赞签署17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7月6号，州议会的反对党内部就达成了协议，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6%增加到7%（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多开支275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增税所得收入的一半必须用于缓解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州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月8号，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19号行政令，下令解除17号令。从8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7月10号，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



复正常工作。新泽西州的这场“预算战役”才算平息下来。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时，议会确实在试图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增加1%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因此多2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人大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对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提出异议。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自己，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盯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盯着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辩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开始

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恼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每年多掏走275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解决。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账目就是什么账

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儿就是在哪儿。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有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或者地方税基的不足，报出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账”举措和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当权者花别人的钱变得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每年也就是275美元。

（春 雪摘自上海三联书店《民主的细节》一书，邱 彪图）

昼 变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李 笠译

森林蚂蚁静静地看守，盯着

虚空。但听见的是昏黑叶子
滴落的水珠，夏日山谷
夜晚的喧嚣。

松树像钟盘的指针直立。

浑身

长刺。蚂蚁在山影里燃烧。

鸟在叫！终于，云的货车
缓慢地开动。

（生如夏花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特朗斯特罗姆诗选全集》一书）

相 亲

● 王 朔



如果你认为相亲是老土的丢人的，你就错了，相亲要比其他一切找对象的手段安全得多；如果你认为相亲的人都是没人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一个“玉树临风流涕淌”的绝种好男人，根本不屑于在什么酒吧里或公交车上死气白赖地去搭讪，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相亲绝对是最有效率、最经济的找对象的方式。”最经济这一点很重要哦！因为在一个还没有确定关系的女人身上花钱是仅次于用手机发短信支持超女的愚蠢行为！相亲甚至连一顿饭钱都不用掏！

这天又有相亲活动，介绍人拿来了对方的照片。照片对我来说是必需的！你以为我会傻到冒着不看照片的巨大风险去盲目相亲吗？我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亲的标准一向很高：“必须、一定、绝对要能从照片上判断出对方是女

性！”这次照片上的是个美女！真的是美女！眼睛很大！古龙说过：“眼睛大的女人不会丑！”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审美观。这次相亲的对象可以算是个美女！

一见面我不禁大喜过望，此女子不仅面容姣好，身材也非常劲爆。不过我也有些忧郁：因为对方是美女，我对她的感情经历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嘿！你千万别把我当做一个龌龊的人！我忧郁的是：我会不会显得太稚嫩！虽然我不是个谦虚的人，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我懂，尤其是女人！古龙说过：“当你觉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对付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倒霉的时候就快来了！”我不想倒霉，尤其是在美女的手上倒霉！

我保持着惯有的表情：下半部脸保持笑容，嘴角微微咧大点，这样会让人觉得我相亲

切；上半部脸保持深沉，尤其是眼神要深邃，这样会让人觉得我很有深度。人们通常把这种表情称之为“傻笑”。古龙说过：“当你不能确定你是不是比一个女人聪明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我一直都是这样干的，而且干得不错！

相亲的方式一般是简单而老套的，在介绍人的带领下，吃饭。一般在对方条件尚可的情况下，我对吃饭没什么兴趣，我的兴趣是沟通、沟通再沟通，我要通过沟通来了解对方大概的底细，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游刃有余。通过一番交谈后我很疑虑，非常疑虑：对方并不像我开始目测的那样沧桑，甚至有些懵懂无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的吃相让我这个不修边幅、放荡不羁、风一样的男人汗颜！我不是个只想占便宜的浅薄的人，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任！

我找了个机会把介绍人拉

了出来，在多次威胁后他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这个美女脑子有点问题，但只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医学上称之为“自我认知障碍。”举个简单的例子：有的人长得咋样却偏偏认为自己是芙蓉仙子下凡，而有的人长得很漂亮却偏偏认为自己很丑。很显然这位美女属于后者。听完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安心了很多：这确实是小问题，很小很小的问题！

吃完饭后，介绍人就该滚蛋了，接下来是两个人深入沟通的时间。这天我不知怎么昏了头付了饭钱，原来我一般是中途溜走的，如果相亲的对象可以的话，就拽着一起溜。我们一边逛街一边聊着，我顺势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脱，她的手很软很温暖。虽然她不怎么聪明，但是古龙说过：“女人不是拿来聪明的！”我觉得她越来越可爱了，心中竟涌起了一阵莫名的温馨感。

路过一家电影院时，她提出要看电影，我犹豫了一下：票价很高，刚才的饭钱已经……但我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向来不愿拒绝美女的要求，而且我还考虑到电影院里很黑。电影还没开始，我们在大厅里转着，她停在了卖小吃的柜台前，眼神痴迷地看着一盘精致的三角蛋糕。我看了一下标价，8元一块！汗水开始在我脑门上渗出，因为我买完票兜里的钱所剩无几！但我一向是很有风度的人，一向都是！而且我想她刚才吃得不多，现在顶多吃一两块。

于是我很深情地对她说：“想吃就吃吧！”她毫不掩饰她的欣喜之情，伸手就抄起了一块，而且用很动人的声音对我说：“你也来一块？”我很坚定地摇了摇头：“不！绝不！”她很快解决了一块，接着是第二块，然后是第三块……我的心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我把手伸进了裤兜偷偷地数剩余的钞票，越数越感到绝望！当她拿起第五块的时候，我无法再克制自己了：“放下！”

我喊得很大声，可能由于太过使劲，我的身体也在微微抖动。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围拢了过来，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放下！放下！”我拉着她的手把那块宝贵的蛋糕放回了盘里，她的脸顿时红了，比猪血还红！

我懒得理她，气呼呼地把手伸向营业员说：“给你钱！”

营业员接过钱，不紧不慢地说：“还差8元。”

“4块32元！哪儿差了？”我的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营业员慢慢地伸出手指，非常坚定地指着刚放下去的那一块蛋糕说道：“这块也吃过了！”

我傻了，那块蛋糕确实少了一点点点，就一点点！但我顾不了了，吼道：“哪儿少了？哪儿少了？明明是完整的！”

旁边的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一伙人坚持说少了，一伙人坚持说没少，还有一伙人保

留意见。电影已经开场了，但似乎没有人愿意离开。

营业员的手一直没放下，眼神看起来很坚决，我绝望了！掏出所有的零钱，还好，刚好够！我把钱甩给他，抓起那块蛋糕遛到一直保持沉默的美女面前，吼道：“吃啊！你不是喜欢吃吗？吃啊！你觉得这好吃吗？有意思吗？”

美女直直地看着我不吭声，看得我心里发毛，我还以为她会被吓哭呢！我不禁怔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旁边有人在起哄：“她不不吃我吃！”

热血再次涌上脑门，我很慷慨地说：“你不吃我吃！”说完就往嘴里塞。

这时候美女笑了，很轻蔑地说道：“没钱就别出来相亲！”说完轻飘飘地走了！

人群一下子散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呆站在那里，嘴里含着半个蛋糕。

我纳闷的是：“女人不管是不是对自己存在认知障碍，反正对钱都有很高的认知度！”这句话不知道古龙有没有说过？

半晌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许是唯一可以挽回一点点的东西。

我大声呼号着朝门口奔去，声音在电影院大堂里引起极震撼的回想。

“我——要——退——票——”

（漠漠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喻梁图）



· 点 滴 · 点 滴 ·



新词汇

资讯躁狂症

资讯躁狂的典型表现是：对查看电子邮件和手机信息上瘾，在家或放假时都不时查阅和工作相关的短信或电子邮件；回复短信及电邮非常及时。英国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经常发短信和电子邮件对智商的损害非常大。研究人员发现，在手机或电脑键盘上按来按去或查看电子信息会暂时性地让使用者的智商下跌10分。这种智商暂时下跌的现象被称为“资讯躁狂症”。研究

发现，彻夜不眠会对智商造成影响，而资讯躁狂症患者的智商，相当于一夜无眠之后的状态。“资讯躁狂症”意味着不能专心干手头的工作，而是随时准备对短信或电子邮件进行回应，导致工作或社交受到影响，生产效率也随之下降。

（瑞红摘自《女友·校园》2013年第2期）

软抱怨

“软抱怨”是指在与人沟通时抛下“硬批评”，把尖锐刻薄的话变成善意的点拨和提

醒，巧妙地把吵架转化为令彼此更亲密的沟通方式，从而轻松地化解人际交往中不必要的“恩怨”。具体来说就是不满的话反着说，恼怒的话说一半，只说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不指责对方的不足和错误。

（梧桐摘自《少男少女·V博》2013年第2期）

候婚族

“候婚族”是指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没有结婚先同居，没有领证先过日子。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快节奏的都市，有很多对这样的年轻人，这群人被称为“候婚族”，结婚万事俱备，只欠经济能力。

（路口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4期）

DONGXUE小草：外孙女读初中后就开始订阅《读者》，我也跟着一起看，一直到她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女儿接着订，一直到現在。她把每一期看完的《读者》杂志都给我拿来，于是我就慢慢地看着。它始终吸引着我，就像我的一位老朋友。远离腥臊色，崇尚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是这本刊物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化坚守，我喜欢这本杂志。

漩渦、长门_Nagato-：2013年第5期里的《简爱时代》这篇文章让我感触太大啊，真的



微博互动

揭露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现状——一味认同现实，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已经没有能力去想象更好的生活了。

miss——o：今天看《读者》，突然间发现，好久没有看这样的书了，世界似乎因此变小了，心也似乎被一大堆无

谓的事情困住了。所以，看书还是很有用的，让人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

处紫念简：任正非先生十分推崇《读者》杂志，他曾号召华为员工平时多看看《读者》，净化心灵。员工生日时会收到公司赠送的《读者》合订本。从进华为始，我每期《读者》必看，《读者》杂志在书架上已占据整整一格。自己写文章也不自觉地有了《读者》的风格。任总影响了我，《读者》改变了我。

（摘自新浪微博）